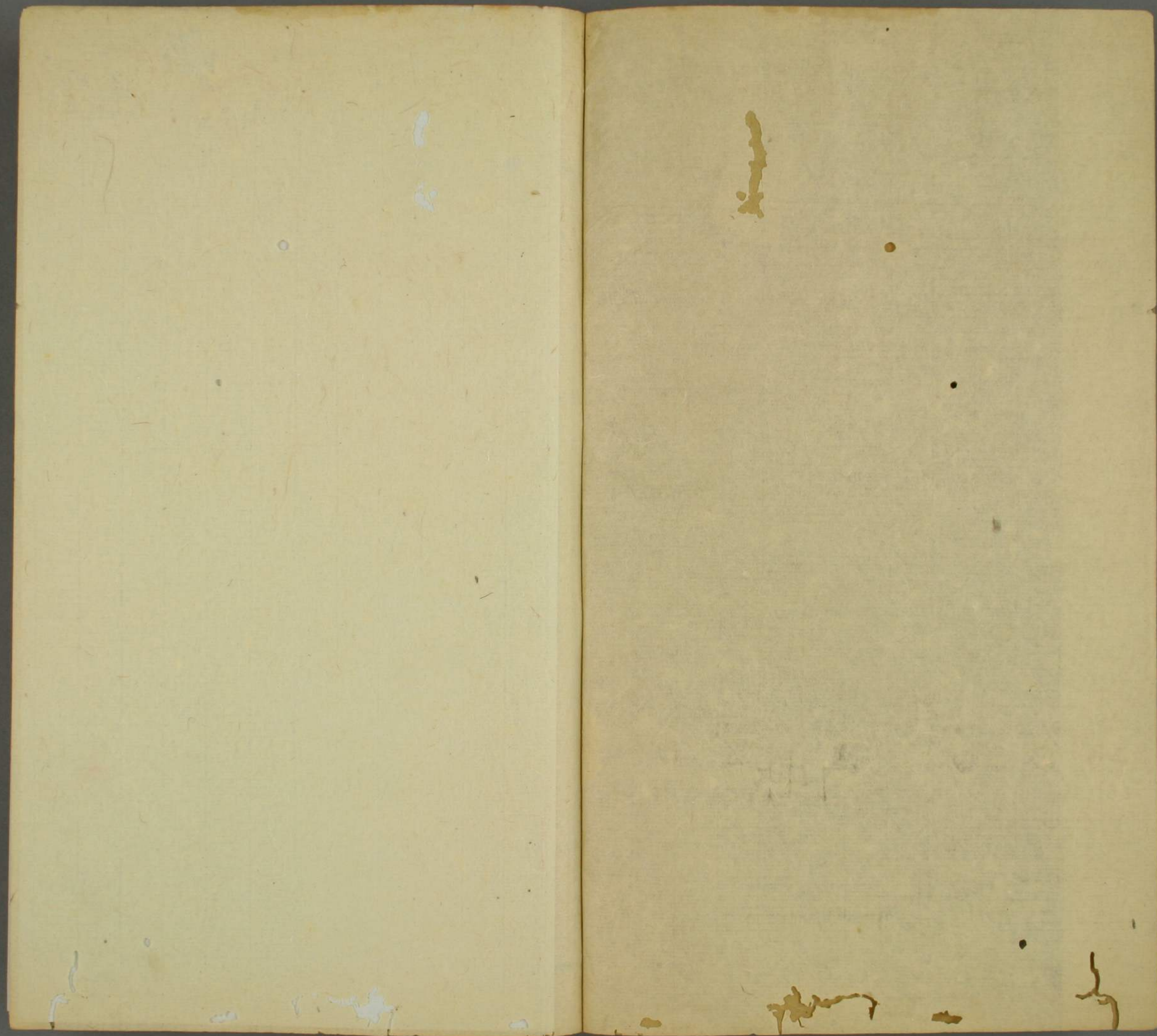


特別  
16  
2875  
10





門 16  
號 2875  
卷 10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戊子湖廣程

軍事皆由將出 壬辰武闡程

表

擬輔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答 敕

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表 萬曆十六年 戊子湖廣程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稱謝表 嘉祐

五年 辛卯順天程

昭和二十八年  
九月七日  
購求

進會典表

為恭謝 天恩事

為恭謝 天恩比例陳款懇乞 聖慈俯賜矜

允以伸子情事

為辭朝事

為恭謝 天恩事

為披瀝悃誠辭免 恩命以安愚分事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戊子湖廣

善謀國者必慎君心之所由起君心起於知而成於  
 畏一念畏為興資一念侈為敗資非一念足為興敗  
 而極此一念則興敗分焉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不先  
 其未形折其將萌待其敗而後救駭而後圖則已晚  
 矣是故態臣獻諛於已安直臣弼違於既過智臣識  
 幾於將動蓋臣籌策於未兆君志欲定於此又不欲  
 移於彼禍機不欲發於彼又不欲伏於此夫是之謂  
 謀國之臣宋至真宗時稱極盛已景德數十年間內  
 帑充陳閭閻富厚即郡國舉災傷亦歲時常例耳李

文靖爲相輒聞而輒奏之斯不亦憂勞天子乎及語王文正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蓋至祥符天禧之間然後嘆文靖之見遠也夫人主生深宮之中不離茵旃之上成業襲於累世什資取於四方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又况六合爲家羽檄不馳桴鼓不鳴桑麻徧野露積充溢內快心於勢之足自給而外騁志於時之無可憚彼其視天下國家曾何足爲我難者其無乃寬然而有侈心一有侈心而天下弊端從茲起矣語曰侈惡之大也夫侈於事其患小侈於心其害大何者事有方而心未有極也

譬之水然惟所導之則有侈於欲侈於遊侈於居侈於功侈於福澤利益於是乎長袂利屣進驥裏纖離御栢梁建章之役興大宛月支之使者出廊時雍祠建蓬萊五城三神山之屬庶幾遇焉始不過幾微方寸而後乃舉環海內外以奉此方寸之侈心而不足人主惟無侈四方亦相與則而象之天子傳之左右左右傳之藩鎮藩鎮傳之州牧州牧傳之鄉吏然後及民民欲弘侈衆費繁興逐末商賈矜子母耀鄉里閭左少年負才使氣任俠兼并奔走富厚窮鄉細民亦且智盡能索慕所不如始以天下奉人主之侈心

既且以天下奉天下侈心而益不足天下之勢至於不足而國費又不可卒省則不能無重斂重斂不能無重法重法不能無重怨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夫安知吾一念之極使四方人至此也人非顛愚誰肯以四海之大累世之業以徇此方寸之侈心彼固實不知耳夫其端居高拱處深稱聖人主固然其無足恠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亦惟是朝夕獻善敗於王所豈其矯太平虛名爲一切奉行故事彌縫顧忌而不以上聞且大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使知之者天下蓋有欲言而不能言

而不敢言而不得言而不欲則陳閭閻疾苦道田野情狀吾既不敢望之小民不敢望之小臣不敢望之遠臣又不敢望之嬖幸貴近臣然則微大臣無責已大臣者既已任天下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與其求之天下則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謂難者曰王業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始故將羊在道蜚鴻在野芋菽不充蔬糲不給吾必使之知其饑被苦蓋臥荆棘裋褐不完蒙犯霜露吾必使之知其

寒裹糧坐甲枕戈待旦塹山堙谷暴骨草澤吾必使之知其勞竒請它比鍛鍊周內呼天搶地斷肌刻膚吾必使之知其急捐親戚去墳墓委道路廢町疇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吾必使之知其離揭竿裳呼庚癸伏潢池依萑蒲作氣無聊叫呼山澤釋耒帶劔走死地如鶩吾必使之知其危其視祥麟神雀芝房蕙莢之瑞直廡豢園植無足知於人主惟是四方可驚可愕可憫可涕之狀是進是御是匡是弼此豈徒操此區區危慄束縛人主令之無所誰何者耶天下所視治亂者在人主一心耳以天下奉之則不足以天下

檢制之則有餘夫一夫向隅蒲堂動色安有天下阡危而人主不動念者亦安有念天下阡危而晏然不爲所者必且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宵衣而起當饋而嘆則必不忍歛四方之憂以爲樂歛四方之勞以爲安歛四方之咨嗟太息而以爲豐亨豫大太平無事夫然後驕汰之心折荒淫之樂細後宮不敢鬪妝而望嚔笑糟丘酒池虛爲林莽秦隴之材不浮於江張放李明不在側長平冠軍之校不遣新垣平文成五利之屬不進以照臨百官風示天下天下亦相與則而象之故朝廷無浮靡之闕貴幸無僭擬之誅守牧

無貪黷之辟、閭閻無誅求之擾、禮義自生、刑政自清、甲兵自寧、溝洫自平、浮蕩自耕、如是而國不治、天下不安者、未之嘗有、其效始於人主知四方艱難、而大臣能使知之也、昔太宗侈民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外饑寒死者對、上默然爲色變、陳恕爲三司使、有詔趣上中外錢穀數、恕以爲天子富春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蓋老成深慮、類如此、王子明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蓋至天禧之末、而始嘆李文靖真聖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禧、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末、邪說已入君心、已侈大矣、不早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及侈德已成、欲進一言不可得、則豈非相天下之炯戒哉、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而愚以爲四方何艱難之有、如君相者、乃稱艱難耳、匹夫匹婦得一金、不知所措、彼其欲易足而求易給、卽不然亦安往、不得貧賤者、而君與相以天下爲家、天下一人不得其所者、且壅盼而冀幸焉、蓋四方各以一人艱難爲艱難、而君與相以四方人艱難爲艱難、此其難易相去遠矣、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與臣自知其艱難也、卽四方亦何艱難之有、



軍事皆由將出

善將將者不自任而任人任人而聽其自任然後可以責成功夫安危非可嘗試也生死非可假借也入而謀之出斷死而效之非可以岐而用也謀當事成則議功謀失事敗則議罪必規其形必襲其情非可以分而任也故明主不越國而謀智士不離局而議夫以安危存亡之事明主豈不欲自謀之而衆議之顧獨以爲業已掃境而屬之將彼於事近我於事遠授之以計計至而機移臨之以命命達而局變違之則拒命從之則敗謀從亦失不從亦失與其自任而

至於兩失則不如任人而聽其自任之爲得也軍中之事皆由將出請申師尚父之旨蓋有主權有將權然將權待主權而重將權者主權之所假也所假者重則假之者可知也奔走禦侮固吾圉也股肱羽翼成威神也輕將權者輕主權者也輕之之說有二有輕其事而輕之者有重其事而輕之者平居無事以國容爲軍容以吏事制戎事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舍用而若無用不舍而若舍者此輕其事而輕之者也及其有事多徵兵而慮其寡博求將而虞其缺又設之貳以備之立之監以叅之從中授計畫從

旁設議論以持之此重其事而輕之者也夫輕其事而輕之是謂無將重其事而輕之則無人非將無人非將其究乃與無將同夫將所仗者威也所布者令也所執者法也所假者權也威不兩立令不兩行法不兩尊權不兩重劍有重刃而無兩柄弩有連矢而無二括兵有三軍而無兩將自古及今未有兩而無害者也兩心相御兩力相軋兩功相忌兩敗相諉官屬得以左右其袒軍吏得以陰陽其術而士卒亦且有詛有祝朝議亦且有讐有與彼與此爲二中與外爲二將方自謀自備之不暇而何暇惟敵是求哉是

故國之危徵有三而強弱不存焉軍之敗徵有三而勇怯不存焉君不知將而寄以事懼其不任而代之謀謀成於此而下不相應者國危吾顯有所出事而實無成算以虛策自居而取成於下下欲副吾策而不能欲自用其竒而不敢上下無策而交相踦者國危權無統紀以利害爲嘗論無定衡以多寡爲勝毀譽交據而誅賞不平者國危事有二柄柄有兩持計成而多撓令下而數易如是則軍疑軍疑者敗將不敢專制而內請內請又不能獨斷而衆議人多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謀泄謀泄者敗以人之死爭勝

而將不能制死命以臨之進死退生人誰求死且前且却法不必行如是則軍玩軍玩者敗若是者何也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成罪有所由出事之由未得所歸則功罪未可定而號令未可齊也是故國有可易之將而將無可奪之權吾業以事任將又反與所不任者議之任者一議者百勢必反制于所不任彼以不任輕而此以見議輕是兩輕之道也業以見議內不能無動而猶使尸之勢不得不取程於議議多而莫適從則並存以幾無失昔以無策敗而今以多策敗是兩敗之術也知而論之與臆而論之同狀言

其所知與言其所臆異情當事而譚利害者身在利害之中情形現乎前而生死迫其後不患其慮之不真也而患其說之多蒙也旁睨而譚利害者心在利害之外夸言煩稱以爲高而不憂其終毛舉苛論以爲公而不與其禍期于聳聽不期于當情不患其說之多蒙也而患其慮之不真也持聳聽之談撓當事之慮則議日煩而無當情數變而愈蒙蒙不已而欺蔽逾滋議不已而瑕釁互起始於爲國漸以自爲及其自爲之極則雖至敗國事而不恤總之起於人各操一心心各橫一事也故使人以爲國之事自爲則

無不敗也使人以自爲之心爲國則無不濟也何者天下之謀未有如自爲之工者也明君任將必使將自謀之自謀之而自任之自任之而自收之昔者漢王將韓信而使信自謀之信請北舉燕趙東擊齊與漢王會滎陽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也攻祝阿收富平東擊張步耿弇實自謀之蕭王亦以爲落落難合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也使兩人言之以授他人未必效他人謀之以授兩人亦未必效何者謀自己出則不敢不審力自己出則無所愛也唐之賢將莫如臨淮汾陽兩王將李則勝將郭則勝以李代郭則勝惟以兩人並將則不勝益之九節度則益不勝獨將則勝並將則不勝者何也前之軍事出於一而後之軍事出於二也世之將畧未必如兩人忘私卻狗國難亦未必如兩人卽如兩人亦已不能無敗則勝負利鈍之所由畧可觀矣蓋天下有不可假者有不可不假者有不可分者有不可不分者不可假者器與名而權則不可不假不假則國無重將將有侵權不可分者權與事而官則不可不分不分則人有侵官官有侵事所謂官者或在事之內或在事之外事之內與事之外不相狗也凡謀事則事之外者效

謀而事之內者裁決而錯事用惟將不用惟將獨明  
 獨斷獨往獨來而後計畫可定也成功則事之內者  
 效功而事之外者覆覈而行賞功惟將罪惟將公是  
 公非公予公奪而後賞罰可明也故兵有勝於原野  
 有勝於朝廷勝於原野者先籌策勝於朝廷者先賞  
 罰賞誠信罰誠必則君可以得死力於將而將可以  
 得死力於士卒故將權者待主權而重者也世之將  
 者吾惑焉行軍料敵銷萌厭難若皆以為非吾事也  
 全軀保妻子與夫中有所憑外有所營則盡以為吾  
 事也故有將事而無軍事其人在外之外而其事在  
 內之內假令以結納之費養士則何士不附以窺職  
 之術料敵則何策不工乃令人主宵旰而憂拊髀而  
 嘆乎軍事當自將出將事當自將將出將之事勿使  
 自內出也將將之事勿使自外入也故曰凡軍之道  
 莫貴乎一而又曰天下之政出於一則尊主權重將  
 權蓋必有本矣

表

擬輔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答 勅

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表 萬曆十六年 戊子湖廣程

伏以 寶翰昭垂啟萬世光天之治 琅函進 御

副九重法祖之思手澤具存儼聲容之如在心  
畫可接知陟降之非遙重什襲以珍緘謹三薰而拜  
獻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古書契之興  
必於神明之代綠文龜馬是開奇偶之源赤石岫巖  
用紀平成之績大猷既遠小技徒工寶跗空傳赫蹏  
何補漢高士詔一帙尚珍重於隋唐光武細書十行  
稍奉行於郡國龍蟠鳳翥藝林僅辨雌黃波偃露垂  
冊府爭誇飛白臨帖勝乎棄日笑常侍登於御牀此  
紙留自去年驚掌記出諸懷袖惟聖有作乃文在茲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出聖入神經文緯武手開宇

宙躬握璿璣迴萬象於毫端運三辰於紙上尚有  
金簡玉書之字藏於石渠天祿之間大率批荅臣  
下之詞與夫告諭藩王之詔遐荒大帥既遙授以  
機宜下邑窮鄉亦曲爲之經畫或席側廟堂而風行  
海表或弓招巖穴而禮下隴中以至詩句之摘成則  
又聖修之餘事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以孤騫歷茲  
二百餘年尚存七十六道蓋英謀神畧固已高掩百  
王卽斷楮片詞亦自前無千古在昔干戈甫戢卽爲  
王業之成我朝符籙誕膺方是帝圖之治慮旣  
周於遐邇事無間於鴻纖惟萬年之經制不佞故

五位之憂勤獨最。精光布濩。元氣淋漓。倬雲漢之爲章。配日星而並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登聖域。化優王馳。不置孝思。隆 兩宮之鼎養。無疆惠德。慶四海以需雲。多能將聖。而益勤獨智。先天而典。學龍圖虎觀。共儒彥以平章。東壁西清。衍圖文之秘密。臣等猥緣筆札。叨典樞機。頃披 中禁之藏書。忽覩先皇之寶墨。捧函跪發。驚 御蹟之如新。擢笏竦觀。颯英風其在。上 朱書曳霓流采。成霞墨跡。飛烟餘光。射斗傳之奕世。若天球琰琬之留自 先朝。獻之尚方。如大呂元英之陳於東序。庸申言於末簡。謹進

御於 重瞳。試觀今日之縹緲。遙想當時之 綸緯。勛既定。正當息馬論道之年。俊又在官。豈無荷橐代言之士。而 宸衷獨運。 手勅親裁。高披天鏡之光。自執河魁之柄。 大內靡稽留之奏。中庭無傳奉之言。蓋以示長駕遠馭之規。亦以謹旁落下移之漸。昔蘇軾之頌宸翰。比之慶雲甘露。以燾冒乎子孫。若韓琦之進御批。奉爲寶劍遺弓。以對揚於祖考。惟茲一得竊比。二臣見雖類於管窺。意頗同於筆陳。伏願置諸几席。見於羨牆。會精神於文字之中。運經綸於意象之外。 聖能作 明能述。繩 祖武以昭示於

來茲 口成言 筆成書觀人文以化成於天下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稱謝表

嘉祐

年五

伏以列署建官布 九重之寬大臨軒遣使分十道

以咨詢既弘損上益下之規亦開公聽並觀之路

恩霑率土喜溢羣工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野九一法本宜民周禮垂弛

力之文漢史紀蠲租之詔皆以與民休息故能享國

久長繫我 昭代之興隆實邁前朝之仁厚顧 朝

廷當豐亨豫大之際 國費滋煩天下有紛華侈靡

之風物力漸詘自金縢之歲益兼土木之煩興撫字

非才催科無藝法因人立人去而法已復更賦以事

加事止而賦猶未減僞增虛額巧避微文水旱為災

既委於天行之數逃亡逋賦又移之地著之民寅緣

多請寄之奸輸納有導行之費吏呼何怒民困難蘇

冷風缺畝畝之耕暑雨抱泥塗之嘆南有箕而北有

斗念此蒼生釜無糜而析無襦誰非赤子破家析產

雖懷土以難安捨地呼天欲叩閣而無力鴻鴈之劬

勞如此牛羊之芻牧謂何比役法於張弓蘇威知其

難弛譬民情以御馬顏闔策其將疲緬惟 三朝休

必傳懸

巨國大記



養之餘正當四海昇平之日卽一草一木亦自樂於  
化日光天而匹婦匹夫或相泣於窮簷蔀屋何意  
泰寧之世有此失所之民豈祖宗之法則然宜聖  
明之心不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廓蓋容於天地  
躬勤儉於邦家罷左藏月進二千緡洗瓊林大盈之  
陋發內帑歲積三百萬助金城紫塞之儲謂西北之  
虜患方殷顧東南之民力已竭國無三年之蓄士餽  
千里之糧若非軫念民瘼何以輯寧邦本乃詔計  
部特設專官有制而寬減差繇之繁重無疆惟恤咨  
稼穡之艱難德音藹冬日之溫利事嚴秋毫之戒

蓋賜蠲給復尚爲一時暫下之恩而分局設官  
遂成百世不刊之典猶恐立一切之法難於奉行不  
如詢四方之情徐爲措置必其謀於邑而謀於野庶  
無病於國而病於民分遣廷臣延諮諸路民亦勞  
止堪嗟萇楚之謠女往欽哉期慰黍苗之望臣等仰  
承帝簡俯愧皇華在君父尚爾隳勞矧臣子敢  
辭奔走王言在耳如高天厚地之難宣民瘼關心  
恐窮谷深山之未達務求閭閻之疾苦以副廊廟  
之疇咨顧此星輶暫違日馭心有懷而靡及忠在遠  
以不忘欲定惟正之供當釐不經之費倘大內之

制度未節卽三司之省約幾何若以民力之難堪暫從寬假旋因國用之不足復有徵求是爲暮四以朝三豈曰用一而緩二伏願永懷禹儉益普堯仁民未易安先去民間之蠹賦難盡減姑停賦外之徵爲者疾而用者舒講先聖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歛從薄罷一時言利之臣則有德自將有財而足民亦可足國矣

進會典表

伏以 聖有訓謨百世之章程維舊 孝隆繼述一王之制度聿新法可通于古今義實兼乎述作昭哉嗣服展也大成粵惟自古帝王之隆興必有典則以啟佑庸以納民于軌物亦將垂法于子孫肆我 朝會典之編實當代經邦之要規摹宏遠配唐虞之二而成三品式詳明合周官之六而爲一豈但傳世之琬琰允稱治國之著龜顧成書於弘治壬戌之年以後科條未備續修於嘉靖乙酉之季一時刊布未遑忽歷三朝于茲七紀歲月旣久議論漸以繁多請比日滋後先不無抵牾例多沿革政或弛張官有名存而實亡事有昔無而今創苟非會其有極何以率乃攸行永惟信今傳後之規宜俟制度考文之 主恭

惟 皇帝陛下範先猷而作則執大象以臨民敬承  
神禹之謨緝熙文王之典凡 朝廷措注惟以修舉  
舊章卽臣下敷陳亦多按行故事謂布令必歸諸畫  
一斯持議不惑於二三觀乎會通徵於定保 命緝  
累朝之大典勒成一代之全書本舊日之彛章叅  
見行之事例因事立類從類編年昭揭綱維列款皆  
歸六部兼總條貫標名盡削羣書經緯以朱墨而分  
條格若丹青之著雖編次不無詳畧而義例間有錯  
綜要不更其載事之文庶無失其立法之意纂 肅  
皇之茂緒繼 憲廟之遺編惟 三聖之道同符故

百王之法大備用之 先朝已效施之今日相安陳  
藝極而樹表儀如會衆流而歸海上道揆而下法守  
若揭二曜而行天遠矣貽厥孫謀昭茲繩其 祖武  
臣等濫叨史局稟仰 宸裁詎通左史之訓詞稍識  
中朝之典故識大識小不辭並載之煩職要職詳庶  
幾交修之助敬齋心而奏 御敢拜手以敷言伏願  
主善爲師議事以制聲爲律而身爲度罔非謨烈之  
垂車同軌而書同文共遵蕩平之路懸諸象魏人人  
覲 天子之光傳之雲仍世世守 祖宗之法

爲恭謝 天恩事

該臣於本月十七日具疏給假省親十九日奉 聖  
 旨馮琦准給假回籍省親伊係日講官着馳驛去仍  
 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着限五箇月內前來  
 供職欽此欽遵隨於二十日報名廷謝訖伏念臣少  
 承父訓早被 朝榮爰從荷橐之班掄置執籤之列  
 未瞻咫尺何有涓埃乍驚官序驟遷敢意私情之曲  
 體當楓陛承 恩之日適椿庭請老之時倦鳥依林  
 方懸車之是望慈烏反哺俾擁傳以言旋金緋爭羨  
 其同歸銀幣復沾乎 異數千里續食分 御府之  
 精醪九月授衣出天機之文綺道路後儒臣之寵庭

闡欣遊子之還古稱資父以事君臣獨藉 君而將  
 父豈但千載遭逢之盛實由 九重孝治之餘情既  
 懈于瞻雲心敢忘于向日仙班暫遠尚思 玉展升  
 朝清夢長懸如在 金華侍講鶴禁行開于不日  
 龍顏遙祝于齊天臣無任感戴激切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

為恭謝 天恩比例陳款懇乞 聖慈俯賜矜  
 允以伸子情事

臣以憂親成病再疏乞歸奉 聖旨馮琦情詞懇切  
 准暫給假回籍著馳驛去伊係日講官還賞路費銀

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激衷不勝感泣伏惟 皇上天植至仁日嚴純孝察臣陳情迫切 恩許一歸憫臣去國倉皇 禮隆三錫儼駮駢於道路展烏鳥於庭闈兼金分 御府之藏綵綺出天機之巧况臣前蒙 予假已沐 恩波去而復來涓埃未效來而復去 賞賚重頒 恩重難酬感深欲涕顧臣下爲身計不宜重干雨露之私遠爲親圖不敢自遺覆載之澤伏念臣濫史局者廿載侍講帷者八年緣臣父歷官之品原高於臣致微臣考滿之恩未沾於父查得嘉靖八年日講官詹事顧鼎臣三品未經考滿因父年老乞恩十五年日講官禮部右侍郎謝丕亦三品未經考滿因母年老乞恩世宗皇帝念係講臣皆准給授臣較量才品何敢比擬前人 皇上優禮儒臣實則紹隆 聖祖况臣父疾病日迫臣愚憂懼日深既不敢自必尚有報 主之身又不敢必親尚有承 恩之日是以冒昧陳款仰瀆 宸嚴憐臣至情查照顧鼎臣謝丕事例預給與臣父母 誥命臣父當危而拜 命或可因喜以獲安儻臣父得延一日之生卽微臣安惜百身之報臣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為辭朝事

伏念臣遭逢 明聖徼沐 恩私方緣親身兩病而  
 乞歸乃體臣子至情而 予假頌南陔而心動若將  
 定省于晨昏望 北闕以蒐搖唯有瞻依于信宿既  
 不能驅馳以報 主又不能匍匐以辭 朝蓋聞義  
 並在二未有假而至再 恩禮若此報稱謂何返哺  
 如鳥情少伸於愛日往來似鴈意常在於隨陽臣無  
 任戰兢惶悚之至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

為恭謝 天恩事

該臣以臣父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今封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子履患病危急蒙  
 恩歸省旋以病故奏乞 卹典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題覆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仍給全葬欽  
 此隨該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干仕  
 廉前來 諭祭本布政司給與葬價夫匠銀三百兩  
 臣謹叩頭祇領如式近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  
 三命遥頒方沐如綸之寵九原不返遂成若斧之封  
 感 聖德之難酬痛親容之永隔予身在疚雙淚橫  
 流伏念臣自屢疏乞歸兼程抵舍見父尚疑於夢寐

承恩已下於雲霄，自幸屬纊之前，猶得拖紳而受  
終天永訣，是臣卒命之時，三日彌留，皆上更生之  
賜仰皇天而上籲，擗厚地以難呼，遽期草土之微  
臣，過辱楓宸之曲軫，遣守臣而臨祭，發官帑以營塋  
生死榮哀，泣遺孤而欲絕，春秋窀穸，賁幽晷以如存  
顧臣父半世疆場，未酬馬革，而臣愚八年講讀，空對  
麟編，自惟兩世之虛糜曷稱，九重之異數，予內  
史之假奉，訣別於生前，賜京兆之阡，藉光華於身  
後，澤深及骨，感切銘心，祭以大夫葬，以大夫渥典，並  
隆于此日，遇以國士報，以國士微忠，難罄于餘年，惟  
隨薄海之民永祝，同天之壽，臣不勝銜感頂戴之  
至。

為披瀝悃誠辭免 恩命以安愚分事

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馮琦陞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照舊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  
悚懼念臣始列詞林繼塵講幄執經無裨于啟沃佐  
禮罔效于寅清及奉假而再歸兼承 恩于三錫當  
父子生死之際感君臣遭遇之奇誓捐微軀仰酬  
洪造洎 叅聯于執秩空抱媿于瘵官何知何能再  
侍金華之講不模不範寧堪玉署之師尚未報於

前恩敢更希乎 後命忽蒙 拔擢自顧驚慙階莫  
 重於尚書選莫榮於學士况處南省清華之地又當  
 東朝典禮之時非端方不能厭服人心非諳練不能  
 折衷事理而臣器非大受謀謝老成學不足窺三禮  
 之原才不堪典五常之教德薄而祿轉厚齒後而秩  
 反前自知小器之易盈且訝後薪之居上力既難副  
 心後何安若從此曠職之罪日增則以前報 國之  
 心何在方 聖明之在御正俊乂之盈朝乞回誤恩  
 別付耆碩俯容謗劣仍守舊官願終譽髦造士之功  
 以佐 壽考作人之化 北海集卷五十四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策

問任讓 丙戌會程

問詔令 戊子胡廣程

問諫法 同

問名實 同

問吏治 同



問書稱禹作司空讓於稷契臯陶而孟子謂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夫舜之初載天下不無事矣禹何以不遽任而讓尹之登用豈其無可讓者而獨以身任之何歟清原之命讓於羣卿綿上之蒐羣卿皆讓讓太尉而舉所不如者三人讓開府而舉所不如者亦三人此皆古所稱讓官者也顧其所讓者豈盡出數君子上而斤斤稱其長以下之斯不亦近名而遠於情歟先零之役則謂無如老臣淮蔡之役則請躬自督戰澶淵之役力主親征汴京之役獨紬和議此皆

古所稱任事者也。當其時盈庭之議，豈盡非是而確然執其初說，雖事幸而集，不幾於自用而拂眾論者歟？夫任則可以無讓，讓則可以無任，任與讓不其兩妨歟？古人則必有所重矣，而後之君子移其任於官，移其讓於事，是以人鮮姘節事無成功。今欲矯世勵俗，俾讓不近名，任不近利，以庶幾古君子體國之誼，其何道而可？

吾觀盛世君臣僚友之際，何其相得驩而相信篤也。其君與大臣合而無二三也，其大臣與百執事合而無爾我也，其大臣百執事與天下國家合而無顧慮也。

也。爵祿名位懸於朝廷，以朝廷之官，官朝廷之才，何必在人，亦何必在己。進退出處關諸天下，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事，何必於任，亦何必於讓。此蓋臣之上忠貞士之茂軌，而伯禹伊尹所以爲萬世立極也。夫舜之命禹則讓矣，稷契之儔當無出禹上者，而禹何以讓？惟時洪荒始闢，天下多故，譬之治室，然羣工未鳩，羣材未具，而曰一身任之者，無是理也。尹之相湯則任矣，仲虺之倫，豈其無可讓者，而尹何以不讓？惟時曷喪興，嗟民朝夕急，譬之拯溺，然寒裳濡足，惟力是視，而曰待人焉，無是理也。故禹之讓也，其所以任

也尹之任也無害其爲讓也蓋任與讓未嘗出於二也世降而下而此兩端者始分矣原季之爲卿也讓於狐偃讓於先且居士句韓起之將也請從伯游辭以趙武陳蕃讓太尉則曰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暢文武兼資不如李膺羊祐讓開府則曰秉節高亮不及李喜潔身寡欲不及魯芝莅政弘簡不及李胤書稱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則諸公近之而偃之三德軫之三賞皆民譽也衰其最優乎以廣恭色媚詞取容於世而蕃固悅而舉之何也讓則讓矣而所舉亦大不任矣平羗之役趙充國請自將而先零服伐蔡之師裴度請自督戰而元濟擒澶淵之寇寇準獨主親征承制專決而中國之氣伸汴京之圍李綱獨紬和議一意用兵而南渡之社稷存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諸公有焉而不貪小利當爲後法忠臣之慮斯閎遠矣充國其最懿乎準誠有社稷功乃顧震而矜之以貌同列任則任矣而自處亦大不讓矣蓋古之讓與任出於一而後世修士主讓材士主任立功之士主任立名之士主讓於是讓與任始岐而爲二雖然彼固未嘗飾其不讓者爲讓而持其不任者以任也有所辭無所取之謂讓若夫競

於心讓於色恬於勢銳於名則是以不讓者爲讓而君子不謂讓矣有所負無所撓之謂任若夫喜於有事疎於料事果於生事昧於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之而君子不謂任矣君子之所謂讓者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度德不如而讓者有度才不如而讓者有處則同心出則共濟欲以相援而讓者有進則不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弓旌之招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惟君之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治外不如蠶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帥以受名則讓名也四者乃直讓已有度其理當爲而任之者有度其才可以爲而任之者有度其時其勢可爲而任之者有其時其勢已無可爲猶且不避而任之者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則無問難易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無問勞逸也恩欲歸已怨將誰歸則無問恩怨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則無問險夷也四者乃真任已世之治也其君子自以爲不足其敝也自以爲有餘世之治也其君子以天下事爲事其敝也以一身事爲事以天下爲事則任以一身爲事則不任自以爲不足則讓而自以爲有餘則爭爭之始猶曰爭事也爭事不已則併功伐而爭

之爭功不已則併權勢而爭之而得也則據其  
吭背而奪之爭而不得也則設爲坑穽以排之始於  
爭事卒於爭利固勢之必至者也不任之始猶曰畏  
事也畏始事之難而託爲高曠以避之畏後事之難  
則假示不專以諉之成與敗未分而恐其屬已也則  
唱爲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惡其形已也則持  
其短長以中之始於畏事終於妬能亦勢之必至者  
也而又有巧於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於官  
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於事將爲名高則讓之將爲  
厚利則任之陰爲厚利顯爲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  
之始爲名高終爲厚利則始以讓而終任之利大害  
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爲之以  
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  
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簿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  
任其大者而當艱危震撼之衝則蓄縮不敢進也辭  
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處去就進退  
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嗟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  
紛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間物我町畦欣厭意氣有  
不能相忘而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於  
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勵俗風天下以

純臣體國之誼愚以爲純臣之誼辨其爲國與否而已一身之中手持足行無所不役使而不言任焉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無所不揖遜而不言讓焉此無他一體故也今 朝廷之臣孰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何讓乃上下人我之間不勝彼此形骸之隔而沾沾談任讓之名跡意者其非純臣之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也其視君臣僚友猶一家也故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讓也卽獨知獨慮絀衆議無所用我處其勞人處其逸亦何必非讓也決大謀定大議所以任也卽弗躬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啟其端人竟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濟所以讓也而此韋彼弦彼可此否如五味不同而和八音不同而諧則雖無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裨益鞅掌所以任也而老臣持重坐鎮雅俗操無事之智貴不可見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之純然爲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卽不必於任不必於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臣僚友之間合也苟無是心則讓爲近名任爲近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一踐之僞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離也故上下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所由出

於一也有間矣而其離也不勝其合任與讓所由出於二也間有合焉而不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岐而二也離而無復合矣而外示以合之跡轉移於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任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端醇僞之首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以執事之間而深有感於古今君臣僚友之際也

問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其重也而說者稱帝王之世口不煩言而治令行禁止見謂伯者之餘謀王政弗急也然歟否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有詔書下山東而父老扶杖願觀德化之成者有壘書下西河而遠人驚以爲天子見萬里外者操何術而致是也彼其主勢最尊國勢最强誠以令在必行而已廢格法至重而其臣乃數封還詔書何以得不罪也甲子詔書盡蠲除之此不亦反汗歟又何以使令必行也自帝王之世已不能無升降而或以爲漢之詔令幾於典誥則又何舛也夫以神武定天下無如我太祖高皇帝而文治之盛無如宣宗章皇帝時洋洋聖謨載在寶訓者

惟修令布令爲兢兢其大指可得而具陳歟我  
皇上神明愷悌紹庥 聖緒夙夜憂勞天下  
蠲租賜賑及諸所興建 釐革 詔書下天下  
皆訢訢焉以爲帝王不足侔尚何論漢然而  
德意不盡宣法令不盡行其原安在議數陳令  
數下則幾玩而頓矣欲重 詔令何道而可諸  
士其昌言之

唯人主制令於天下而後人主重唯天下一稟於人  
之令而後人主之令重故布令陳詞吹噓鼓舞以  
震耀遐邇者盛王之要機也奉憲貞度設誠必行以  
仰副德音者蓋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令其次能令  
其次煩令其次急令其次不能令至於不能令未矣  
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令不良重矣哉  
不觀之風乎風之發於青蘋之末也窅窅墨墨耳及  
其披拂四海播揚萬有也鬱者暢結者解困者起其  
震撼擊撞亦足殺萬物而不厲益物莫不稟令於風  
令也者君之所以風也日月遞代雨露霜雪遞降而  
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道有醇駁而不能一日無  
令世儒闇於大較以爲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  
行禁止耳則何遽責人以無爲之理乎夫令必行禁



必止誠不足盡治然亦有令不行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有虞氏大戒於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廸有顯戮以是知未嘗廢法也夫治不能廢令令不能廢法則從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兩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疲癯策杖願見德化之成者孝文也而奉詔不勤勸民不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急焉璽書下西河遠人咸驚以爲天子見萬里外者光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勃亂則責將吏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無留令也誤宣詔所察過詔議詔不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書是也既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天子改之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也未革則無敢不承用也彼其意氣藹而不虛視聽一而不二規摹濶而不褊旨嚮簡而不亂主勢最尊國勢最强固非唐宋所敢望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於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豈不諒哉夫漢事其區區者也我太祖高皇帝英謀神斷手闢一代其諭羣臣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

善亡窮之禍則所以修令者何審也 宣宗章皇帝  
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有曰治天下以信爲  
本朕每詔令必求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  
民耳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 皇上踐帝王之英蹤  
法 祖宗之庥烈 詔書每下方內皆訢訢焉愚生  
卽託在草莽誠不敢自處漢市掾下竊以爲 皇上  
天下聖主也蠲租賜賑議獄緩死海內有不安其所  
者爲之惻怛於懷 皇上於德令可謂渥矣政不二  
門威不錯貸操太阿而制海內之命 皇上於政令  
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 天子羶裘之長稟正朔  
受纓縻而稱外臣 皇上於威令可謂行矣椒房之  
戚尚主之貴一挂論議立見切責崇山幽都何可偶  
也 皇上於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心  
而德意不盡究有獨御區寓之柄而憲令不盡行威  
伸於遐遠而玩愒於輦轂法行於貴近而抗敝於姦  
巧上布令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謾令以文  
而敢謾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言而無罪可乎  
國家急於用言切於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  
上一議覆而行之可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此  
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則上下相徇上下相徇

令必不行矣我言之而以必行責人則以爲便人言之而以必行責我則以爲不便緣人之說而加詳則以爲有便無不便矯人之說以求勝則又以不便掩其便如此則前後相反前後相反令必不行矣留令者罪壅令者罪今自 朝廷下令至於有司幾何時矣未布於畿輔都邑已緩矣彼見都邑之緩則復何急焉未布於他郡國畿輔已緩矣彼見畿輔之緩則復何急焉一令行甲以視乙乙且復然一事敗乙以誘甲甲且復然如此則遠近相仗遠近相仗令必不行矣言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旨詰責矣不

逾期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郵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徧於羣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效問之百姓百姓不知也如此則虛實相冒虛實相冒令必不行矣此四者令之所由不行者也然令之不行非獨下不行也木之曲者不於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後不行也弓之折者不於其盡也故其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下莫如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行欲果議之始必以問主者度人情揆事理議不審則主者得而駁正之議既定吾卽以責主者綜名實覈功過行不力則 朝廷隨而賞罰

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而  
而下執符以合焉勿浸淫於繩之外勿屑越於法之內  
下先具成言而上操券以責焉言之而便行之而始  
見不便也去不便別議其便者無嫌反汗焉行之而  
不便而其中猶有便也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盡改  
弦焉大要令之行也必先慮事之所終令之不行必  
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稅矣而親隴畝視旱蝗者  
為奉令剥民鏹以潤私囊者為廢格 詔賑貸矣而  
發倉庾惠窮民者為奉令餘梁肉以不恤其所者為  
廢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為奉令益情

跂罪以殘無辜者為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濯濯  
抑芳靡者為奉令侵女紅以自繭絲者為廢格 詔  
警邊防矣而嚴斥堠固疆圉與士卒同甘苦者為奉  
令腴軍需弛武備及效首虜不實者為廢格定服制  
禁奢侈貴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姓矣重舉劾慎題覆  
重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僚矣停大農之取伸大府之  
憲裁九御之恩數省 大內之供奉 天子不自侵  
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官府無二體貴賤無  
二法遠近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  
帝所以致上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為一日之間而覆

說於前哉蓋自古稱奉法強則國強奉法弱則國弱而先臣崔銑之言曰我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有其弱夫漢令無不行也而法未必平今也法則平矣而令未必行以今之法行漢之令倣強國之意修平世之政化何以不若有虞政何以不若商周執事所以惓惓漢事者意者其在斯乎若曰德之化人捷於令民之從好甚於令則固有立於未令之先者在安所事漢矣

問言路通塞關世道治忽尚矣古之帝王有獻書獻典誦諫傳語然未有言路之名也至漢而求直言之詔無歲不下至宋而開言路之章無歲不上其於求諫進諫亦良勤已而治不逮古何歟漢之士氣始乎隨卒乎激宋之言路始乎開卒乎塞夫隨何以入於激開何以入於塞儻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歟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所以弘獎言路者至深切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覆說也而王文恪乃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也何歟所以通所以塞之機果安在歟皇上循止輦之風開轉圜之聽羣臣爭上書論列天下事然深識之士猶不能

不喜其開而虞其漸則人臣獻納之體安可無講歟古稱諫有五而孔子與諷夫孔子何以不與直歟蘇洵曰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爾而又有謂須純意於國事有謂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此兩言者與蘇子相反而或以術或以誠得失必有能辨之者諸士其明著於篇以爲諫法

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暢而身安言路通則幽垢宣而天下治言路通塞之機在上者十七在下者十三無論在下者即其誠不足格君父而使至於塞則亦臣子之過也以隨而塞者十七以激而塞者十三無論隨者即其志本欲引當否而第至於激則亦臣子之過也故專祿以周旋非人臣也翹君過以自爲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臣之利而非國之福也激昂奮迅人臣之害而亦非國之福也夫以人臣之利與害爲國家慮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夫以國家之心爲國家慮則蔑不濟矣夫言路之名何昉乎虞夏殷周之盛也杯孟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此豈有所謂言路之名哉官之有言路

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中世乎求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日不上矣夫朝廷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開之旋復塞之以直求之旋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相尋也蓋反復漢宋之事而咨咨嘆焉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節義以風之重節義不能不獎名高獎名高不能不立臧否立臧否不能不競標譽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爲顧厨俊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國依忠厚而務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有同異不能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羅事之卒立黨人之籍重遠州安置之法而忠讜之路絕宋亦且敝矣故天下之事至於靡焉而敝至於矯焉而過至於極焉而返隨之極也常激激亦且然開之極也嘗塞塞亦且然微獨漢宋卽千古同揆矣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無論當時拾遺禁闥之臣卽如張工部致中許大使士哲倪舍人基皆得叩閭闔而盡所欲吐故羣策畢舉而大統始肇也我成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何患不治當時如  
陳鎮撫恭議侍衛姚知縣弘言議諭納王政以編氓  
建言擢諫官文雅舉建文事被重劾而不問故忠謨  
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之主習於事而揆策之  
臣孰於計以不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之聽故其  
機相入而言路之開也易守成之主襲安於已然深  
計之臣圖患於未至當太平無事之時而陳憂危不  
必然之說故其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相  
入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天下見以  
爲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罪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  
擇口而發其究至於以言爲戒而士氣約結不得伸  
夫使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故塞者開  
之機也明主固未嘗畢世而怒直臣必且復召或尊  
用過其故官天下旣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  
久驟而發舒乃始扼腕談折檻之事瞋目語踐繩之  
節其究至於以氣相激而人主積漸不能平夫使人  
主積漸不能平則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機也  
我 國家至 仁宣稱盛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讜直  
間以戇罪尋復其官洊至崇臚言事者爭爲激切至  
正統中巨姦憑社紂言者無所用一鳴輒斥或繫獄



或杖於闕下而言路始噤塞矣 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闕失給事中御史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爲激切至正德中大璫煬竈首治言官上封事輒不省省輒得罪至論死論鬼薪城旦而言路又噤塞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指數也蓋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皇上廣合宮之聽納噴室之議信必然之畫開亡諱之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抒情愫畢議竭知切摩左右章交公車言滿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喜其開而猶虞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憂盛危明之談猶有見詰責而至斥逐者耶伏蒲徙薪之論猶有久始得報或遂不報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意不足感格耶無亦以堂陛旣隔而於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畫一策便一事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其害大人主有所撓拂而逐諫臣其事顯而留中不報決使人索之茫昧不可知之地其患深人主惟不信羣臣勢不能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信外乘疑操釜鬻而關天下之口此王文恪所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者也夫誠不足感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臣子宜自引以爲過則奈何不講於

獻納之體哉蓋古稱諫有五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真誠婉篤不欲彰君過者也以真誠婉篤不欲彰君過之意而諫則諷也直在其中矣孔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子曰諷與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嗟乎君臣之間顧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秦張儀之術而成其爲比干龍逢之心者乎蘇子以爲宜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吾以爲宜真誠婉篤如古純德不二心之臣純德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而融激與隨之跡者也故意欲其至而不必靡於辭靡於辭則誠意或幾而掩也理欲其勝而不必亢於氣亢於氣則事機或幾而僨也人主內有所詘以伸其法則無過以急操之以急操之恐其遂無所詘也人主陰有所避而憚於議無過以說暴之以說暴之恐其遂無所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十論不爲煩習談習聞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牘也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闥伏閣不爲驚獨知獨見而不必僉同者則無煩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勢有緩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迫其詞以爲急吾以爲急而上且意其爲緩疑於其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事有大小無務說之行也而張其事

以爲大吾以爲大而上且意其爲小疑於其小則併其大者不信也蓋事中主則第恐其不聽而事明主則聽於此又恐其疑於彼也責中臣第恐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於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傳咸之拜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亢厲爲聲安有恹恹忠益而見疾者於其當官而其諫主可知也子之諫父不於衆中而於私室屏處於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明王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於君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可知也王沂公謂須純意於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兩公之所謂誠卽孔子與諷之旨也知孔子與諷之旨則知所以用直矣蓋孟子稱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夫朝廷事孰大於用人行政而勿適勿間也君臣之間諷諭未形籌畫至密幸見聽納十不得五焉況於操咫尺之牘而逆已行之令救已然之過縱其聽也其與幾何唐太宗將獵畏魏徵而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否此兩人所謂大臣格君之非者耶卽無諫之名可矣

問孔子辨聞達而耻沒世名不稱其旨則異矣

然名一而已後則有曰名教曰名節曰名法曰名理何其稱名之繁歟夫名非古人所急也而古人固有以名集事者如拾遺禁闥而強藩寢逆謀晚拜平章而京兆毀大第爲侍中而契丹書輒署名入門下省而北邊戒無生事此四君子者非身詣而口諭之也豈不以名歟晉殷浩唐房琯亦皆自居伯王之佐其聲名何必出四君子下而竟以敗則以名取士者安所憑歟夫聖無名善無近名立名者行之極也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歟古人鄉舉里選其稱士不過曰有鄉曲之譽然皆實中其聲而適於用後乃決之以天下士論猶或終始不酬真僞相冒何古人成名之難而致用之易後人成名之易而致用之難歟彼戒天下勿取名士者誠有激爾而或又謂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然則名者固爲善之路歟夫論士必曰砥礪名行論治必曰綜覈名實此兩者君子之所務白也故與諸士詳辨之

夫名者實之賓也可以徵實亦或以敗實實者名之主也可以成名亦或以名成謂名盡可信乎則人不

競其實而競其名不可覈也謂名盡不可信乎則人聞於名亦聞於實不可辨也孔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無所以成名也是故射則名射御則名御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名名者所以命物者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事也無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名者有爲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闡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弼士操之曰名法總之名與實相爲用而不相離也名者古人之所有而不專任也楚以子玉重輕魯以季友治亂隨會用而晉盜奔段干存而秦兵息此皆望在本朝名施敵國譽豈虛立士豈虛附也彼所以致是者蓋有本矣當漢武時才臣盈廷汲黯位不過九卿至淮南之謀謂守節死義不可說而下者惟黯也卽丞相弘亡敢鴈行矣楊綰拜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而一時宿將大吏省騶從撤大第卽郭汾陽且爲歛衽矣韓魏公之爲侍中也契丹使來必問安否彼不署名於天子之使而署名於一侍中曰爲侍中在此故也司馬光之赴闕也民遮道留不得去願公遂相天子旣相而契丹戒無生事彼不戒於大將之三軍而戒於一門下省曰中國相司馬矣此四公者計

不下席身不出境而誠立於此望形於彼彼以實致名以名收實其所以至是者詎一日之積也而耳視者遂謂四公以名重耳夫名猶火也火之用近而火之光遠然火盡而光無所傳實所被者近名所加者遠然實亡而名無所著以存昔者殷浩之於晉也房琯之於唐也皆自居伯王之佐而天下亦伺其出處爲時隆替引領望其登用及其用也無毫釐益於人國徒以虛聲爲天下禍始蓋天下乃始嘆盛名之難副矣夫賢者有名僞者亦有名人主得賢人則以治得僞人則以亂天下賢人少僞人多則以名治天下者常少以名亂天下者常多而以名取天下士者常失不常得也蓋古人貴不見不聞之功如詩人所稱干城腹心顯相髦士之倫皆不著其名不鳴不躍亦復何限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也古之成名難也無以名爲者也今之成名易也有以名爲者也無以名爲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實先立而名隨之故致用易也有以名爲者粹而成粹而毀無故以合無故以離名先立而敗隨之故致用難也古者士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其得名也亦自家而鄉而國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邦

國間者也其仕也積日之成而爲要積月之要而爲會積歲之會而奏功其得名也亦自庶人而士而大夫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公卿間者也彼四君子者之以名重也其出之有本而得之亦有漸矣長孺面折廷諍九卿嚴憚出其下公權沉靜寡欲凝塵滿席而人無敢干以私稚圭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君實居處有法度誠心不妄語卽田夫野老亦交口誦述之矣此皆踐規蹈矩含淳樹朴不離跬步不失尺寸束髮登朝迄於沒齒而後有譽於天下蓋名若斯之難也而後之君子不根本實不緣積累以善合虛譽爲能以暴得大名爲福豈然若揭鐘鼓而求亡子且奚以此爲哉蓋天下趣名久矣列而言之其流有五刻意自飾詭故不情離蹤以爲賢跂訾以爲智棄千金而不顧爭壺餐而動色平津侯之布被郎中令之敝衣是曰矯名其流一也智如輻輳辨如飛屑危冠而稱道術抵掌以論功名程其職業茫如風影類趙括之談兵等馬謖之過實是曰談名其流二也廣求以合衆勤遠以自旌游大人以成名指青雲而自附長鳴驥坂比價蒲葵踰李郭之仙舟置鄭莊之驛騎是曰交名其流三也專私而託

公行汙而寄治徼好爵而靡至藉令名以自通及魚  
兔之既收類遽廬之託宿母將挫廉於薊州孫寶胤  
法於杜穉是曰借名其流四也司馬安之善宦直塞  
侯之微巧欲而如讓躁而如靜時有擊斷亦時有縱  
舍時有圓通亦時有同異避名以爲高而亦終於收  
名辭榮以爲名而亦終於獲實是曰巧名其流五也  
故實者有名僞者亦有名實之名一僞之名五五者  
之變又復不可勝窮然則孰從而辨之以今之名則  
固不得士之情矣以今之所以名士者則又不得士  
之名矣世議之愛也憎也愛而佯憎憎而佯愛也愛  
而譽也憎而毀也一譽而羣和一毀而衆誹也士固  
不能無飾行而傳者又不能無飾言聞者既已信耳  
而傳者又未必信目真僞相冒是非易位然則孰從  
而辨之蓋古者官材於國取士於鄉政成於上論定  
於下至賤莫若輿人而曰輿人誦之至愚莫若庶人  
而曰庶人不議至拘曲莫如鄉人而曰鄉人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吾非以輿人庶人鄉人能加於士論  
然而此三人者近也吾非以此三人者無愛憎毀譽  
而其爲愛憎毀譽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  
習也雖工爲矯飾而人習其本末則色沮而退也雖



敢爲夸誕而人悉其底裏則赅赅不能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習也雖其所親嫗而習見其疵類心終不謂善也雖其所疎遠而習見其修潔心不謂不善也夫其外所不能飾者真聞見也內所不能昧者真好惡也真好真惡而口不能無道者真是非也出於真是非者真名也故處而不愧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若此者士之實行也仕而不愧編氓不愧左右上不愧主下不愧心若此者士之實效也有譽於遠不若無愧於近與其使人譽則不若使人信也夫四君子信之者如浩如瑄則譽之者也使人譽之而未必信則未有不敗者也瑄之敗也怏怏不朝請而浩咄咄書空讀曹顏遠詩至涕從橫不能止然後二子之真態始露矣借衣者被借車者馳至於輪摧襟裂盡還之主人而後詫曰惜矣惜矣彼不謂其始不宜得而徒悲其後之失也豈不悖哉雖然名亦未可盡去也魏詔勿取名士也名如畫餅不可啖也名卽不足得士亦何至因名逆折天下士耶夫砥礪名行者不以行廢名綜覈名實者不以實廢名以天下熙熙攘攘無名高以分其所嚮而獨使利受其必趨之勢其爲害甚於好名故名非爲善

之路也而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范公益有激乎其言哉故取士者勿迎而許之亦勿逆而拒之士勿有心徇之亦勿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伯休之逃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鷹不願有干秋名也此其心皆不能忘名而或以趨或以避趨與避則有間矣其心爲名所動則一也夫士顧實至與否耳名誠不足徇亦復安足避哉

問周以六計弊羣吏漢以六條察郡國此於法亦簡矣遂足以盡天下事無所遺歟六條所檢大都二千石事也何以不及令而所稱良二千石者務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則何嚴於守而寬於令歟且太守刺史重等耳有請罷刺史署州牧者有議罷太守任刺史者有改太守爲刺史已復以刺史爲太守者其亦有見歟 國家張官置吏區畫周詳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 皇上凝精太平 詔銓憲大臣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按課上監牧郡縣治狀而吏治民安之效天下未有以稱 上意者豈於法猶有不詳於官猶有不備者歟抑亦法雖詳官雖備而所以任官用法之意猶有未盡者歟

諸士行與計吏偕矣願具陳所以興起吏治之  
畧

人主欲計安天下而悉閭閻疾苦道何由哉則惟監  
牧守若令共此民也民也安惟監牧守若令賢民也  
不安惟監牧守若令否顧不重哉蓋天下有吏事有  
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則  
操之有要術矣夫考課莫善於周舉刺莫嚴於漢周  
考課之法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善  
能敬正法辨而已六計之外無奇舉焉漢舉刺之法  
刺史班宣周行六條問事其一強宗豪右而其五盡  
檢察二千石事也六條之外無他指焉此六者非謂  
其足以盡天下吏事也而計吏之事則畧舉之矣事  
簡則易遵法簡則易從凡世之能立法者必其力能  
推行之者也其後也力所不能推行者則往往還而  
爲弊端宋嘗頒舉刺二十九條矣唐嘗定舉刺令四  
十九條矣以二十七最定課法矣此皆法詳於前典  
而治遜於往烈則治天下亦安用此苛煩爲也綜核  
誠密賞罰誠當卽周六計漢六條足矣綜核不密賞  
罰不當雖繁科條至於千百猶之亡益故明主任法  
不如任人而其任人不如聽人自任漢之刺史獨檢

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二千石自治之刺史不代守  
爲守也其二千石務在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簿書  
委瑣則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爲令也故上下有  
體職事不侵不肖者不得行其姦而賢者得行其意  
漢之良吏所以爲最盛也漢之季也翟方進請罷刺  
史任州牧矣然中才自守功效陵夷則望息褰帷風  
寢解綬故未幾復設也夏侯玄議罷太守專任刺史  
矣然盡罷師帥獨任糾察則佩犢蔑聞烹鮮絕響故  
其議不施用也唐改太守爲刺史已復以刺史爲太  
守矣夫不務因能授任綜修其職而徒取古人官名  
紛更之所謂不策馬而策車失之彌遠矣吏治之興  
也爲官擇人以人任官而其後也不得其人而更其  
法不得其法而更其官不得其官而更其名吏議滋  
繁官方愈耗斯其效可睹已我國家張官置吏區  
畫周詳恐吏治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恐督監之容  
曲設司察以糾之監牧定其流品而撫按歲舉奏之  
撫按上其殿最而主爵三歲黜陟之此固已兼周官  
參漢法矣皇上凝精吏治嘉與海內臻蕩平之路  
詔銓部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按課  
上監司郡縣治狀功令如彼隆旨如此庶幾有遵

憲崇理釐弊剔蠹如遂如霸如膺如滂者起而稱  
上意者乎而愚生竊有槩於古今之不相及也夫封  
一卓茂褒一裴俠猶能使羣吏承風舉朝動色今歲  
所舉刺者幾何人三歲所黜陟者幾何人而天下未  
見洗心滌慮曠然大變其習者此豈法不詳官不備  
歟抑亦法太詳官太備而所以任官行法之意猶有  
未盡者歟畿輔之吏監司一而直指使者以數計郡  
國之吏使者一而監牧大吏以數計積數歲始遷而  
所閱使者監司以十數計其他郡之佐比邑之長受  
使者監司指而來偵事者歲以十數計稟仰於此又  
復遙制於彼則一瓢而百人輿之矣區畫於前又復  
更端於後則十羊而九人牧之矣不當其意指吾疑  
其爲官盡伺其意指吾又疑其爲人彼徼其上者厚  
而所以爲其下者薄矣幸而受知而又不能不虞忌  
幸而得譽而又不能不虞毀彼憂得失之心合而營  
職業之念分矣夫官則何嘗不備也以是爲備則不  
如其省已按事則微情隱慝靡不暴陳於攻不肖則  
詳矣而舉賢抑何畧也課能則累牘連篇動以數十  
於舉賢者則易矣而退不肖抑何難也通綸初縮輒  
以上考見褒墨綬平遷動以微文見督於當官則怨

一邑便之遂欲天下行之一丈量也一人倡之遂欲天下行之以議生事又欲以議息之以事生弊又復以事止之自古及今固有以法強授之人而治者乎爲之而敗上又無以責之則胡不以其言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而直爲此擾擾也故議論宜省也守令拊循百姓則寧寬勿猛監司肅清百職則寧折勿缺今少年新進喜以強厲爲精神仕路久淹反以含容爲持重且上旣可以定下之臧否下亦可以持上之短長下旣可以叅句稽之權上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未嘗不相伺相察終於上下相遁競爲周容耳愚以爲守令以安民爲職以循理爲賢以政平訟簡爲功效而鷹擊毛鷲猾賊任威者必罪之監司以檢吏爲職以執法爲賢以弊絕風清爲功效而奸邪起不能禁官耗亂不能治則罷之勿使假器亦勿使代庖勿使失於職之內亦勿使求於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以糾察聽監司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以知令因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因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矣故職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夫惟師周漢之省約祛宋唐之苛煩罷方進夏侯之浮說循陸贄荀勗之篤論以無失 祖宗命官立法

之初意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天下平而無事漢人之頌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夫清淨寧一宰天下猶可何論吏事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策

問兵變

戊子湖廣程

問親臣重臣

辛卯順天程

問議論

同

問禦虜

同

問進諫

辛丑會程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之失政始於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彼偏裨士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宣武之亂涇原之亂河東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畧各異而皆以定然於天下之敗無救也 明興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臂有使指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爲度越前代大效可睹矣一二脫巾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畧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而無救於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



得策而無害於治其故何歟頃者鄖陽之事至  
犯上至亡等也 天子第誅二三首惡曠然與  
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  
傳徹於 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  
廢維弛憂不獨在鄖矣諸士有所以制已然防  
未然者否

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將吏橐弓臥鼓無烽燧之驚  
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於浙譟於寧武譟於粵譟  
於薊譟於鄖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于紀亂常命  
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爲常也非  
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目鄖事第以鄖對而借唐  
事爲徵說者以爲唐之敗始於藩鎮太强權太重綜  
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  
之矯命雄行與天子爲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  
之位者也強在士卒弱在偏裨強在偏裨弱在主帥  
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  
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  
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也定  
變正傾之畧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  
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齊之亂韓充以兵

入境藉爲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  
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鑿之亂逾年而李  
晟不問也僞出兵援涇州因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  
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栗無敢動故有緩而  
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  
贇爲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  
禽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  
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  
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  
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  
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譟然立解然而無救於敗者  
何也彼能爲一軍而不能爲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  
不叛也我 國家修內攘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  
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於  
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天城之變  
說者以爲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  
也苛將階之爲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  
藉藉非倣矣督臣源清請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  
惟所以綏定匡服之畧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  
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因無尺寸之功

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剿之當事者狃于撫狃于剿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剿情形未賅而鮮成筭也一時經畧之跡曾不得與唐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 肅皇帝宸斷寔式靈之 肅皇帝以尺一之

詔賢於十萬之師以一使之任賢於百將之畧則

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棄以予虜也又非天

城之役箠楚不堪命也其人又非唐之列鎮坐餉而奉以爲驕子者也而至犯上至亡等 天子卽芟夷

蘊崇之亦何辭之與有 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棄而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諸軍亦稍斂而就撫臣之約束卽鄖事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鄖策諸生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爲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爲一鎮也法也者用少而怵者衆施近而禁者遠

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詬撫臣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嘗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及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駑下以代之死人亦何憚而不爲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嫗煦狗之也然則壞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造父之御齊鞅之於轡銜遲速之於脣吻正度於胷臆而執節於掌握內得於心外調於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逸蓋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爲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則易披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于國法喪師紀而辱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自別

於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脅無罪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揆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卽訛言繁興衝風之末也恫疑相恐虛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弓之餘而曲徇之後何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於厥心兼有虞心而冀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冀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比諸卒於大同之變則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於抗 朝廷拒 詔旨

而此則止於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於浙於薊於粵於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於減士伍刻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於下恩宜歸於 上夫法明於下恩歸於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樂糾荀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柰何陽喻陰煽躬爲戎首寔生厲階於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

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姦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率偏禪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帥不齒於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鬱相依能不室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於上力殫於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何獨在軍士哉

問蓋官制莫備於周官其大者曰公曰孤曰卿國有六職皆有主者而公孤所職何事歟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則盡乎事矣而公曰論道孤曰弘化豈於百官四海之外而別有所謂道與化歟秦漢以來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六職未嘗不修而論道弘化之旨蔑如也其得失可指而言歟我太祖高皇帝罷中書省而重部卿之秩成祖文皇帝設閣臣以叅帷幄之謀神謨遠慮高出千古大旨與周官同歟否歟宋人之言曰有權臣有重臣又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夫權臣與重臣易知也羣臣與腹心之臣易知也獨取重臣與腹心之臣較之亦有別歟且臣何以重何以親豈上下之交根

本固自有在歟諸士其切磋究之

人主不能自爲治則屬之臣羣臣不能以相治則屬之大臣而大臣亦人臣也均之爲人臣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輕不得不假之以權假之以權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重不得不分之以職分之以職而不爲之制則虞其太隔不得不通之以情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操權以爲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爲則權臣蘇洵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羣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臣所與聞者在政機孟子曰王無親臣矣親臣者腹心之臣也重臣者假之以操柄親臣者委之以腹心假之以操柄權久而疑疑久而亂委之以腹心情久而孚孚久而親假之以操柄操柄將在臣委之以腹心腹心故在君故人主與其使臣重寧使臣親人臣與其爲國重臣寧爲國親臣也蓋自古建官之詳莫著於周官立三公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三孤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而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愚以爲公孤非異官也論道率屬非異事也曰貳公明相同也三公不必備則三孤必設也四海不均平則陰陽不調矣陰陽調則四海固已平矣其所爲異者公孤所重

在主德常在事之外于上最親六卿所重在朝政常在事之內于職最專主德修則朝政自舉此公孤之任所以獨重也故坐而論道謂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行者不必論論者不必行率屬者未始不通於上而論道者不必行於下吾以知大體不可下侵大權不可專假也傳說之命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梅非羹麴蘖非酒非羹非酒而可以爲羹爲酒可以爲而不必自爲也則商之相周之三公是已故明主委人以腹心易而假人以操柄難今夫慶賞刑威人主與天下共者也而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股肱耳目君所獨有也而曰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爲汝聽汝明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敢作也以君獨有之股肱耳目而惟臣作之以是知委人以腹心易假人以操柄難也自秦以後始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故綜理朝政嘗多而輔養君德嘗少旣已爲麴蘖又復爲酒旣已爲鹽梅又復爲羹旣已坐論又復作而行之盡總國權則勢或上逼專理外事則情或中格使賢人居之則爲重臣不肖人居之則爲權臣故威福有時作而股肱耳目不盡假也大臣旣外重而內不親



人主乃始以意向爲親幸而所親者亦以承意觀色  
爲務主好議則嚴助主父偃之流爲親臣主好法則  
張湯杜周之流爲親臣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  
流爲親臣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爲親臣甚而  
疎大臣親小臣疎廷臣親中臣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蓋未嘗無親臣而其所親非也夫有重之而未必親  
有親之而不足以爲重則親與重兩分而以爲治難  
重臣貶重以求親則大臣降而行媚臣之事親臣挾  
親以爲重則媚臣亢而奪大臣之權如此則親與重  
兩失而以召亂易大約三代以上三公六卿之職分  
而親臣重臣則常合故主德脩朝政自舉也三代以  
下三公六卿之職合而親臣重臣則常分故有朝政  
清而主德闕主德闕而朝政亦卒不脩也蓋自漢唐  
以至於今其得三代命官遺意者莫如我朝我  
朝重臣分而親臣專高皇帝罷中書省爲六卿故  
重臣之勢分也文皇帝設閣臣叅機務故親臣之  
職專也古之相臣躬自行之今之輔臣代人主言之  
古之相臣如元首之於股肱今之輔臣如心之於意  
古之相臣所重在朝政便於督下今之輔臣所重在  
君德易於格上故閣臣預機務論道弘化之旨也六

部分中書分職率屬之遺也論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論可以爲酒醴爲和羹而不必自爲也故無重臣而有重臣之利有重臣而無權臣之害雖然重臣分矣而情不相通吾懼分者之漸輕也親臣專矣而形不相接吾懼專者之漸疎也蓋臣無常重亦無常親君重之則爲重臣君親之則爲親臣今日堂陛之交愚生何從而知之然朝著之間猶跂而待臨御也旃厦之上猶虛而待獻納也公車之牘猶積而待報決也廷臣疎而近臣不得獨親近臣不得親而廷臣益疎意者其有真誠密契出於耳目形跡之外者乎則非愚所知也自非然者請盡其愚慮蓋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凡人情日接則親日隔則疎始因隔以爲疎繼因疎而益隔上惟恐片言之誤見短長於下下惟恐一事之忤取譴責於上門旣隔於九闈堂遂遠於萬里聞事未必得實實事未必得聞故君臣不相接則壅塞之機也章疏之稽留語言之傳奉在人主行之則爲權宜在左右假之遂爲弊竇以緩爲急急可以爲威以急爲緩緩可以爲德緣隙而入其入也必甘而上無從檢察也依形而出其出也必峻而下無從覆覈也故君臣不相接則假借之端也神明

之主剛而多斷一不慎則或乘上之斷以爲權共儉  
之佐順而守法一不慎則或乘下之共以爲利叅君  
臣而居其會環上下以成其私是於鼎鉉之間復有  
釜鬻之隔官與民隔則吏重矣君與臣隔則左右重  
矣故君臣不相接則旁落之漸也人主賞罰當使人  
明見之意旨不可使人微測之不得之於公見必求  
之於微旨上以慎密爲營壘下以窺瞰爲機緘巧者  
可以逢迎佞者因而熒惑如寒暑之較然則推測何  
用如陰晴之未定則占候滋多豈非明則難欺闇則  
易僞故君臣不相接則窺伺之隙也凡人情從好不  
從令奉意不奉法彼見上下情意不通精神不貫必  
且以玩愒爲當然以規避爲得策士風安於惰窳治  
道壞於因循緩之則廢閣急之則欺謾令屢申而益  
褻僞成習而益工故君臣不相接則廢弛之階也天  
下之事近者常信遠者常疑下不悉上之動定則傳  
聞異詞上未定下之品流則是非互執懿美之德意  
未宣切摩之苦詞漸格訛久傳而成實議相持而滋  
煩 朝廷之上旣漸分爲兩途官府之間益復難爲  
一體故君臣不相接則議論之叢也君臣一不相接  
則六弊滋六弊滋而萬機挫人主欲綜萬機而祛六

弊則莫若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而欲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必先自親臣始故明主之遇親臣也三旌非尊三錫非寵而其大者乃在言必聽計必從無但與之以操柄而務委之以腹心可以我之心諭於親臣可以使親臣之心諭於我可以因親臣以諭於天下可以使親臣盡以天下心諭於我夫然後可謂有親臣矣親臣之報明主也數馬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箴王闕無但綜理其政務而務輔養以道德故君爲我心而心不在我我爲君股肱而身不在我集衆思而斷之而事不在我持衆美以效之而名不在我夫然後可以稱爲親臣矣臣言而君聽則壅塞之機通君令而臣共則假借之端塞獨明之而獨斷之則旁落之漸消明聞之而明見之則窺伺之隙杜君執要而臣執詳則廢弛之階絕上道揆而下法守則議論之叢息由前言之則有六弊六者之來君臣隔也由後言之則有六善六者之來君臣親也故爲人主計則莫若有親臣卽爲人臣計與其爲重臣亦寧爲親臣蓋重臣進言於人主常難親臣進言於人主常易張良之尊寵何如丞相何何所不敢言而良言之何重臣良親臣也李泌之

勲名何如汾陽王子儀子儀所不敢言而必言之子儀重臣泌親臣也重臣操國之重過激則跡似於要君親臣爲君所親泰切而益見其憂國人主深居九重外廷隔絕上之所爲寄腹心下之所爲屬耳目微二三親臣復誰望乎杜黃裳曰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魏徵曰君臣同心是爲一體若但存形跡則興衰未可知也敢以是爲今日一德交脩之助

問自古論治者皆以博詢衆謀咨諏善道爲務而漢人之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則詢謀可廢歟而又有謂議其盡天下之心者夫使天下各盡心以議是亦多言矣則何以責力行之效歟自古議論之多者莫如宋有請廣開言路者有欲盡罷利病者有請分別君子小人者又有不欲分別白黑者此四人者皆世所稱賢而其言若枘鑿不相入也則將安所取衷歟今之持議大畧兩端省議論廣忠益此二言者皆當矣顧議論欲省何以使衆思之必集忠益欲廣何以使衆言之不淆執事者願聞酌中持衡之論諸士具以質對

謀欲廣斷欲獨謀不可爲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

欲衆令欲一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以撓政令則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下務交而不求合於公法則黨同伐異之論多而成功少矣政令而不詢議論則用未必賢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於公論則集思廣益之效少而議論轉多矣故欲興事功當省議論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言省而力行可幾也欲省議論當廣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天下之心盡而議論可省也蓋自古議論多成功少者莫如宋宋之士大夫隨時論事而爭者三其論人而爭者遂與宋終始所謂三者曰議禮曰議法曰議和戰而所謂與宋始終者則邪正之辨也就邪正言之亦復有四有因議論而明有因議論而生有因議論而爭有因議論而成何以明其然耶夏竦之罷也韓琦范仲淹之相也前此邪正未明也自歐陽修蔡襄之論而賢始進不肖始退天下始曉然於邪正之辨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明賈易之攻蘇軾劉陶之攻程頤頤與軾吾知其爲正人也然而彼以此爲邪此亦以彼爲邪是原未嘗有邪正之辨而辨者強生邪正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司馬光王安石此兩人者行相若也名

相慕也一以爲豐熙一以爲元祐吾終不謂安石爲  
邪人而力引奸邪之黨以與善類爭則議論爲之也  
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爭元祐之黨未必皆君子而  
人持君子之論豐熙之黨未必皆小人而人持小人  
之論前此邪與正未成也一涉其津涯而遂不能自  
還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成蓋天下不可無邪正之  
辨而不可分邪正之黨爭愈疾辨愈強則君子之氣  
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何以明其然耶天下有盛世  
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玉在璞盛世之  
君子也皎皎錚錚如刃發礪叔世之君子也故君子  
有品流而小人有差等有慶曆之君子有元祐之君  
子有熙豐之小人有宣和之小人君子之氣漸少含  
蓄而漸薄小人之術愈無忌憚而愈工則亦議論爲  
之也故邪正之辨因之以明者議論也邪正之黨因  
之以生以爭以成者亦議論也使君子有所依小人  
有所畏者議論也使君子之氣稍薄小人之術愈工  
者亦議論也故李沆罷言利病善論利病者也竅言  
罷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爲沆之心卽司馬光請開言  
路之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黑者也辨言  
息而邪正乃明也吾以爲琦之心卽趙抃分別君子

小人之心也大抵宋之大弊以同異爲好惡而卽以好惡爲邪正以聞見爲議論而卽以議論爲政事不賢者以辨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以巧心賢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爲成心夫以小人之巧心伺君子之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是以士論愈爭而愈不定人主萬聽而萬不當也嗟乎何獨宋哉今天下議論何其紛紛也朝端未嘗有新舊法士大夫未嘗有甲乙黨而大臣小臣意見分而爲兩言事任事議論分而爲兩迄數年未嘗息者何也蓋天下之事皆起於議之不平而成於心之有已今有法於此未見其便不便也此指爲利則彼指爲害見其害者矯之而不能無過正見其過正者正之而又忘其矯枉者矯枉者矯矯枉者爭而未有已也今有人于此未見其賢不賢也此以爲賢彼以爲不賢此申其說而以爲大賢彼激其忿而以爲大不肖稱賢者稱不肖者稱大賢大不肖者爭而未有已也此其心皆始於有已旣已見已則復有人旣已見人則復有同異同復生異異復生同展轉糾纏無有窮已譬之秋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玄霜旣落而根株枝葉一無所有執事試觀數年以來士大夫所



爲紛紛者爭 國家何法何事哉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且天下有大患三而世之所爭不與焉夫事有當然有所以然今一事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言者云何中則爲察魚不中則爲竊鈇使天下之人相伺相疑用其心於杳茫所以然之地愚以爲此世道之憂也漢有南部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洛黨蜀黨而後小人乘之君子與君子爭兩敗之道也士大夫與士大夫爭兩輕之術也故奸人者嘗欲合天下之爭天下之爭奸人之利也今中外幸而無若人有之士大夫不得安枕臥矣愚以爲此朝紳之憂也夫人臣之通于人主惟有章疏而人主虛心委政於士大夫者正以相信相重之一念耳今相攻相毀而未嘗爭國事也一再至而疑三至而厭矣人主所最忌者非專則擅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避是名也不敢復任事矣人主所最忌者非沽則矯而下適以相詆人主操是心不復信羣臣羣臣避是名也不敢復言事矣使天下之人避嫌如賦避怨如毒汎汎如水中之木而莫敢自堅愚以爲此國家之憂也然則議論亦可以省乎曰

議論可省也而爲省議論之說者非所以省議論也  
衆實有心不可撓也衆實有口不可壅也爲之說曰  
清言路衆遂指清言路爲議端爲之說曰戒越俎衆  
遂指戒越俎爲議端且天下議論何常之有有異之  
而適以同同之而適以異者有愛之而適以害害之  
而適以成者有議雖工而無當亦有用雖無當而不  
可不存者事有難而非正亦有明知非正而不得不  
容者解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搢爭不可以息爭  
議論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如息之之易也息之不  
如用之之易也救浮之弊當以質救躁之弊當以重  
救爭之弊當以平救議論之弊當以政事如以爲議  
論而已則今之議論固已多矣如以爲政事則今之  
議論吾猶以爲少故錢穀登耗何以釐之甲兵強弱  
何以振之役煩賦重何以寬之抗弊巧法何以正之  
事不及我何以待之事已及我何以處之上下以此  
相維僚友以此相質建議者以此考實聽言者以此  
責成使衆人謀之而我因以斷之使衆人議之而我  
因以令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  
皆吾用也令不一則患議多令布而一議之多不多  
皆吾用也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置

之可也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爲與無所爲置之可也成敗質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紀綱握之 朝廷羣策輻輳而我爲之轂衆議低昂而我爲之權考言於建言之時則事爲之的論功於成功之後則言爲之符無所謂同亦無所謂異無所謂合亦無所謂不合非惟無合不合亦且無人非惟無人亦且無我不惟不禁其言亦且責之以言不惟責之以言亦且責之以實責之以實則賢而議者效賢而議者效則不賢而議者誄矣責之以實則人精求於職之內精求於職之內則無暇及職之外矣故下焉者與其以議論爲職業不如以職業成其爲議也上焉者與其以政事待議論不如酌衆論以成其爲政也我爲君子又使天下爲君子則吾寧使君子之氣厚無使其氣薄也無爲小人又使天下無爲小人則吾寧使小人之術淺無寧使其術工也要之任天下事者以實心主天下事者以虛心持天下之議者以平心旣以平君子去其成心亦以平小人去其巧心則天下復何事之有雖然所謂平者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搖高下相臨差以尋常而總

謂之曰水平也君子用小人舍賢者進不肖者退而總謂之曰政平也故所謂平者君子小人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若夫賢否並用邪正互攻務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國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問自虜款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渝盟西陲傾動款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款時言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也虜求款久矣肅皇帝勿許以悞虜謀也

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悞之而虜患反以劇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卽以唐事論之突厥入雁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及入隴渭有隙可乘覆之反手耳諸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決策亦難矣虜情向背胡以測也兵勢強弱胡以料也士氣恇怯胡以振也邊奏虛實胡以程也朝議易紛胡以覈也廟謨易搖胡以定也諸士其悉思方畧以對夫策士者觀諸士意識耳當與否亦各其志也惟勦襲舊說無取焉

北虜款貢 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 肅皇  
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  
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爲首功虜恚而寇澤潞寇  
宣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 詔勿許  
明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議虜以屢勝輕邊臣小  
不如意則闕而起鸞誅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  
議而時時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無  
事以隣鎮爲壑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我叛  
人以款邊氓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爲難  
於西陲此市事之大畧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  
臣拙於戰而巧於款隆慶以來巧於受款而拙於用  
款夫旣閉關以擯虜又不稍爲之備又斬其使以挑  
之彼忿我怠乘釁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  
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而和戎之議  
邊臣不能得之廷臣不能得之於 上數議而  
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鷄  
鳥蹲蹲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  
不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  
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於戰巧於  
款也虜旣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

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驕子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輒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於受款拙於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縻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旣得款則厚求於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旣得利於款而欲兼得利於掠則借捨番以假道旣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於我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旣得志於掠而不能忘情於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於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未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又未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

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欵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欵皆可用之以爲權益聖人必有所誦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緩縻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干櫓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卽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旣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於欵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予之惠夫然後欵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不蹄啣蹄啣而有所苦則終身創矣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需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欵爲權以欵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欵以欵復爲戰守挾轂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雁門廷

臣爭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若夫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於戰而不能戰款而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 肅皇帝勿許習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

善用戰也 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觀其利於前而昧其害於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於宋而忘和親之利於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卽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卽虜今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



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  
生取士力則恇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  
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 廟  
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益其天性虜利在款  
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誨之盜也款愈於掠何  
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  
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  
利害參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  
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  
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  
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於遼宣大通  
貢而禍移於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枚其利我分款與  
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  
自款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  
饑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  
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譟而挾其上耳無恩則  
難以用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  
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  
死法必且有餘辱卽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  
以死生取士力而恇怯可振也 朝廷所憑督撫之

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  
爲謾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裨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  
不欲察者亦常情也邀而致之而或以爲輸誠尾而  
送之而或以爲血戰 朝廷旣不得信士論又不  
能不疑則胡不執言以爲契考事以爲徵輸情效實  
雖大可原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窺言不生而功實  
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於野  
議戰於朝言則盈廷謀同築舍邊臣之言確矣而未  
必公廷臣之心公矣而未必確邊臣全得其形而未  
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併失其形處  
事甚難論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  
以邊臣爲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叅故以聞見覈  
朝議而紛呶可省也兵難踰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  
而決機者實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聲也今之邊畧動  
藉指麾事成旣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  
事惟戰守和三策 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  
罰誠必駕馭誠得宜卽三策者虛已而聽操券而責  
耳故以賞罰定 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  
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也蓋彼已叅焉故勝有機而  
敗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

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  
款與戰兩不覩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  
在戰而朝議趣之戰外畏敵甚於畏法內畏議論甚  
於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徇請謁外橫而  
借援於內內輸而取償於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  
事利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  
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爲媾必重陽  
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爲尉  
史大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旃裘之  
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爲匈奴突厥大之爲契丹女真  
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  
獨在外也蓋亦彼已叅焉故擊內外審彼已察六機  
祛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  
用人難今天下武備疎文罔密遷調煩責成寡議事  
者多任事者少當事者輕覈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  
爲賢盡節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詳審爲怯譬之  
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爲  
功不則奪糈而已荐醫效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  
睨之耳此於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卽所稱  
三策者能自用乎而六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

之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爲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問古稱諫有五直爲下而復咨咨於萬乘之爭臣不亦諷與直兼重歟夫弼君之違非直何以乃有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又有謂諷施於明而不害於直直施於闇而無事於諷果篤論歟後世進言於君有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未問不言言則必當其可者有對客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封事數十上皆削其草而外人不知者有遇事不便

屏人進言備極痛切至其主不忍聽聞而終善遇之者有時進逆耳氣色和順使人主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者有諫幸東都但請徐加修葺而車駕遽止有申救遷謫但言其親老而人主以爲愛我者此數者皆人所難言言所難入而諸君子獨得之彼所爲回天悟主者操何策歟孔子論事君而歸之勿欺後儒亦謂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由此言之顧誠與不誠何如耳直與諷勿論矣願折衷著於篇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疑而上下相疑始於不信

之形日積夫所謂不信之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訑而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而下以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辭其言當則疑在被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當則疑在言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言不中則曰事固未有是而以相恐耳言而中則曰彼固利有是而以自實耳意有出於相軋既疑其傾排而厭之事有出於同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不足疑加衆焉則疑其黨大臣原不必疑託權焉則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言既疑其窺伺已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以待曰是將然矣已而其下果然而不信之端啟矣人臣操苦言以進曰是且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已而事或不然而不信之心固矣言以直而譴勢不能不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僨勢不得不委曲以合事機而委曲轉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必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以形自閉而益爲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爲不敢知嗟乎君臣上下交相疑惑欲

一言之入可得耶夫真見安危治亂之機而不言則非人臣也乘上下相疑之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爲可入猥稱於人曰我則言矣於事無所濟而自成其言自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務爲可入且當柰何我思古人獲我心焉張良之致四皓而羽翼定也其事羣臣爭之不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先事而強賂不後事而失機則惟其時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得而陳羣獨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慎也魏太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允彼其屏人進諫申釋事理繼以流涕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得罪而獨私喜得李泌彼其氣色和順無陵犯之氣使人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懷也羣臣多得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加修葺而遽止劉禹錫之譴但陳其母年老而得寬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其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則孔子與諷之旨也彼李德裕所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真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諫施於明主而無害於直直諫施於闇主而無事於諷則其說非也明主

可爲忠言何事於諷聞主不難拒諫何有於直而吾以爲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寬柔不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其臣又皆曾以功效自結於人主一日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邁會屏人恣言若守成則堂簾已隔無機可投無人可屏卽欲和顏色以進曾不得一奉清燕而獨託之尺寸之牘其難一人主求治則言重憂亂則言重當其治已成亂未形人主無求於天下天下反以言求進於人主人主漸已輕已厭而士大夫又不能使其說必驗然後人主益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寬柔之主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造端於已而其意識機畧往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戇則否獨言或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欲多事則於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耶嗟嗟自古何嘗無難事事難乃始見臣節耳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不能得而獨

得之者賴其主不疑也非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疑也凡人主之致疑於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後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己出而未嘗不默察人情然顯以人情制之則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發機發而俟其自至吾以爲當如良人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爲名謀事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之跡人主徐而察之真知其不言溫樹不齒路馬所言獨以告人主而不斬以名於世然後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爲當如羣以言動人其人已淺言又不切誰則聽之夫明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緩則置之急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計盡去其溢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言行之吾以爲當如允凡人主有所欲爲莫不有辭猶託之乎理也則人臣可以理奪爭之強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不論理矣夫我操盛氣論事而乃責人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於氣而益忤其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



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從矣吾以爲當如泌凡人臣有所論諫未形則易止旣厭則易入當意氣方盛而諫者悉力以折其銳則愈急而行之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主所欲爲者旣奪於衆論而所不欲奪於衆論之微旨亦得此緩辭而漸平凡人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而附下必曰口衆而我寡夫乃以衆而行強於君蓋寬饒所由刎頸而蘇子瞻所爲橋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動之以情使人臣引咎於下而歸德於上吾以爲當如度

此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總之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夫事實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心一有機則敗凡人臣見疑於君皆自有機始爲智者百一愚卽敗爲巧者百一拙卽敗爲調停者百一執卽敗爲結納者百一離卽敗獨當如條侯之厚重魏公之朴忠自處於甚愚甚拙甚執甚孤之地而一意爲國家深計無事不可覆無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於人主體具矣而濟以良之時羣之密允之切泌之平度之婉以此爲諫儻可十得一乎嗟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見臣節耳上察則下當益

密上急則下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疑則下當益信遇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而自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至於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退以感動之至出畫懷郢而情不能自己焉夫是之謂純臣而范曄所謂正直出於忠誠者也然則直竟不如諷乎曰直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能得求之藥餌藥餌不能得求之鍼砭假令卒有大謀議大事機必俟上下相孚而後諫則幾無時哉有能引誼廷諍守死不移以自附於萬乘之爭臣卽爲執鞭所欣慕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策

問保治 辛丑會程

問兵制

問兵法 壬辰武試

問備倭 同

問自古有國家者往往有偏重之勢而後之善  
敗隨之如周分於列國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  
黨錮唐衰於藩鎮宋弱於夷狄治亂之跡具在  
果始制之失歟抑漸靡使然而失於救歟備在  
於此患在於彼或卽以救之所爲爲敝之所起  
其故何歟抑安危之機別有在而補苴矯正非  
其本歟我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中外相  
制輕重相權上下相締結其詳亦有可指陳者  
歟前代未有更二百年而晏然無事者而我  
國家重熙累洽海內謐如此亦極治之朝已

乃識者操過計於徙薪抱隱憂於竭澤亦有說  
歟進言者未事常苦不信有事常苦無及詩人  
所爲賦桑土也諸士有審機度勢如賈生之策  
治安者乎願推古今治亂安危之本以對或庶  
幾乎以古爲鑑云爾

執事策士終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若將謀於野  
而以古爲鑑者請以臆對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  
之處其徵先見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  
其偏勝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病而身從之  
古今國勢大畧有似之者人有恒言曰周分於封建  
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宋衰於夷  
狄夫謂漢危於外戚宋衰於夷狄者是也謂周分於  
封建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者非本論也周之衰  
也諸侯翬戴天子而夾輔之至後之爲七國者盡非  
文之昭武之穆也秦楚夷也齊與三晉篡也周封建  
之國存而周存封建之國亡而周亡則其分周者乃  
諸侯之賊而非周之諸侯也漢之季世政出多門內  
參賓客典州郡權財利蠶食百姓西園駟卒踐蹋命  
吏一時號爲清流者急與之角而力不敵正如醫不  
揆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促其劇耳而非其本病也以

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黨人也、唐之藩鎮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耳、互爲聲援、互爲制伏、而莫敢先發侵伐者、皆以王室爲名、及劉氏敗、羅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爭、故河北強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如人病一股一臂、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股臂同歸於盡、夫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於下、不盡因藩鎮也、此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寵任蕃將、先見、始有藩鎮、契丹元昊先見、始有金元、旣以此始、亦以此終、所謂受氣不足之處、而其徵先見者、耶、然亦有矯之而過、救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矯秦之孤、封三庶孽、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分、王其子孫、同姓幾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距之東漢、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亦以中官監外、閫而權在內、後復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起耶、唐之藩鎮、誠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禍、淺宋、以杯酒釋兵權、千古以爲得策、然邊鎮弱、而夷狄之禍、深、至李綱復欲分天下爲

四大鎮夫邊鎮太强則唐太弱則宋此不亦救之所  
爲患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於救則敗救  
而過其則至於氣血偏勝則亦敗要之有大氣運大  
根本而數者不與焉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創之初  
恭已節約輕刑薄斂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文景  
唐貞觀宋隆德於時春也物力旣盛文明日侈人主  
撫盈成之樂意無所不得於是封禪禱祠征伐土木  
之役窮奢極欲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唐  
之高玄宋之真宗於時夏也文明旣洩物力亦訕盛  
極而衰乃始補苴裒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刻核收拾  
煨燼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於時秋也刻核之  
餘天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貧匱國以民爲氣  
而氣虧民以財爲血而血耗宇宙逼仄人不樂生間  
有孤陽乍回而終不勝其寒沍如漢唐宋之末季於  
時冬也此豈天地自然之氣默運密移而人事從之  
耶抑亦人事有得失而氣運隨之耶總之以民爲本  
以民心思治思亂爲候然則古今治亂安危之本可  
一言而蔽也我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其密似  
周其質似漢憲令似唐而德澤過於宋凡前代滲漏  
偏重可以爲禍始者皆深鑒其失而密塗其隙竊窺

其立法之意大畧尊主權肅臣紀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互爲綰結權重者以法輕之事輕者以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據法以責其人如設規矩而以匠運之嚴轡策而以御操之天下之人皆範圍於法而無敢自爲異故前代有相業而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將畧而本朝法外無將畧前代有清議而本朝法外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本朝法外無循良此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古人則法勝也蓋前代人自行其意今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代朝自爲政今則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偏勝而後世受必趨之勢更亦亂不更亦亂本朝無所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則亂矣愚嘗以爲國家之制如魏之凌雲臺土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而漸靡之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內之制外自邦畿郡國遞相內外以鈎繩相聯便控制也極控制之所至則宮闈之外莫不外之矣上之制下公卿大夫士遞相上下以臂指相承示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階級之下無弗下之矣任當其人無近效不當無近害人主見天下無所加損於法則以爲可有可無可緩可急漠然與臣子不相親而人臣奉法以治持法



而議避文法之意多而修職業之意少。修職業之意多而憂國家之意少。則亦法爲之也。節制太關於上互相鈐轄互相牽纏天下之事重遲而難舉委寄太輕於下憲令在前議論在後天下之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有事亦不能定亂致亂之難者權無所寄而勢不偏重也。定亂之不易者權無所歸而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卽爲偏重則亦法爲之也。以今日全盛之勢宗藩不治民外戚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私黨大將稟於制府而夷狄稱外臣政出於一而分於六卽六列亦無敢專一事然則國家所患必不在宗藩不在外夷不在外戚不在邊將而亦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爲蒿目而憂者上獨在宮府之隔下獨在閭閻之匱耳嗟嗟二正之季儻亦有先見爲微象者乎而非草茅所詳也。生自閭閻未知閭閻事夫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關也。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稍畧養民之法旣畧而取民之制則詳試取今日租賦之額比之數年以前倍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易地而水旱比省而災沴而軍興繼之而採山權稅算舟告緡之令繼之賦安得不增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

繼之賦安得不增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

則不畏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密根本無乃傷乎  
根本傷則微風可以隕穉元氣病則六氣可以生疹  
乘虛而入耳又非獨虛而已氣血交爭而不定則五  
臟自相剋相爲病執事曰以古爲鑑竊謂周漢宋事  
不相肖也若東漢晚唐之弊則異日不可知耳漢之  
季中臣以黨傾外臣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  
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唐之季南北司如水火矣始而  
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夫激  
則爭之漸也爭則構之漸也構則獄之漸也獄則兵  
之漸也以 官府之隔而成閭閻之匱以閭閻之匱

而開中外之隙執事所謂過計者儻在是乎夫揆無  
疆之祚極年世之上則八百爲春中天適值之時也  
累朝以來奏雲門歌大夏極盛矣然非有矜侈揚  
詡窮極物力塗飾觀聽者也而察顛連於道矻矻荒  
涼於逃屋顧似有搖落變衰慘淡而爲秋之象內而  
觀於荃宰之間堂廉之際又似有天升地降閉塞而  
成冬之象以上下之閉塞而欲救民間之搖落士寧  
得無蒿目而憂乎夫寒暑者四時之序也斗柄所指  
分四時者也當折膠而曝日不啻挾纊日南至則春  
候耳人主日馭也政令所出則斗柄也德意之沛取

諸方寸施諸六合六合滿矣施者不勞也自有之利我以不奪爲與民以不損爲益益者衆矣與者不費也至密之法通之以意至峻之等聯之以情情意洽矣而至密至峻自在也前代之救弊也弊在法不獨在一時救者不得不矯矯之則勢不偏輕卽偏重權不在外卽在內故其害在變法今之救弊弊在一時不在法救者復其舊而已無所事矯不矯則勢原不偏重亦不偏輕權原不在外亦不在內故其利在守法夫推創守之旨觀治亂之原衡輕重之勢通上下之情杜中外之隙一日而祛四海之患一日而存萬世之計獨在至尊耳一念轉移卽爲氣運明主在上執事亦可以無煩過計矣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爲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爲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國家統兵於五府練兵於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爲十二團營又更爲東西官廳已復爲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

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  
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  
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陳者有  
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  
夫增與減爲兩端分與合爲兩端出與入爲兩  
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  
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  
幾 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  
前箸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  
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  
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  
申賞不遺賤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  
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  
託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  
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  
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  
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爲表裏而相制伏爲後世計至深遠也自  
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

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凜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耗浸廢益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託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弊而遡之以至於所由起補苴其漏彌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我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于肅愍更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

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法至高中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變。變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當皇帝中興之運，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為三大營。天下乃始復見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羽暮黃鉞亦與。二祖將將兵之旨符焉。而天下

玩愒久弊實深。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不精也，為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銳為團營而汰冗者為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為夫汰之不可為之說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

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  
勾之令下而吏以爲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徵解  
旣至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  
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  
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  
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  
而授之一人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士  
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卽國家推赤心而  
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  
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分  
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庚午之議是也  
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  
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今之將  
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合之  
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戍邊  
之議夫邊且奚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然  
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爲數十年來  
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何有  
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爲夫  
出戍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入衛京師以強本也乃始

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列鄣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守堂與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突竄禍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橫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將者。何也。謀帥必於勲胄。則其選太隘也。協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太濫。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盛爲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爲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槩爲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肘。必且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剝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逸於法之外。必且舞於法之內。而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覩其一。不覩其二。覩其末流。不覩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呶呶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益冗。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不振。故愚以爲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可也。若



以一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卽無往不可也夫五軍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文皇帝之所練

習也則徵我一二祖當孰法哉高皇帝諭武臣曰

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

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

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

姑息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高皇帝法在也

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

騎士弓弩各爲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

肅軍紀高皇帝法在也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

爲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

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文皇帝法在

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罷弱應數所簡官

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覈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進退

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朕每

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文皇

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爲儀不若取府之載

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爲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

申布之有所過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閣吾致行之有

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如此則二祖之法必行。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啾啾議制為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所甚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况夫法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哉。蓋洛陽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凌雲臺之類也。

問自古名將戡難破敵。戰勝攻取其經畫。皆有深意。非倖勝也。試舉一二與諸士籌之。有冒雪夜進而士卒不知所嚮以破蔡州者。有愛惜士卒緩攻持久以破廣固者。有起土山攻城而忽併兵撤圍以散之者。有聽其樵牧而後晝夜兼攻以下之者。有盛修攻具而反以野戰取勝者。有先設長圍俟其食盡而後攻者。有不殺間諜而使招降者。有殺其使而反降其城者。此八人者。事勢相反而功烈同符。可縷指而明其意與。

夫兵法攻守勢倍而又曰攻有餘守不足談兵者宜何從焉往歲洮河之役守旣已不足今歲寧夏之役攻又非有餘其失安在諸士其詳著於篇用觀方畧

凡兵守易而攻難所謂攻難者勢兩敵力兩敵不然則仗名義以自存不然則僭竊之久以私恩自結於其下者也若夫以我之兵攻我之城原非兩敵勢力又兩不敵以順討逆彼無所假以召號其衆而又非藩鎮僭竊之久有以自結於民處此四資而稱事難意者其有遺策耶自古談兵者皆曰攻不足守有餘守者主攻者客攻者勞守者逸十圍五攻難易可知也然攻者有所不攻而守者無所不守有所不攻則常聚常合無所不守則常分常散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彼勢益寡則此勢益衆故孫子曰守不足攻有餘愚以爲顧用之之術何如耳或以攻爲守或以守爲攻或自守而可以攻人或攻人而反不能自守或以有餘而不足或以不足而有餘或內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或外若有餘而益見其不足故善戰者以我制有餘不足之勢其次則聽其有餘不足之勢而以我從之其最下則用強勢反以弱用得策反以失我

本有餘而反至於不足敵本不足而使至於有餘往歲虜嘗攻我矣何其易潰也今歲我嘗攻賊矣何其難破也虜爲賊用賊挾虜勢賊已困而未能制其命虜已去而尚復虞其來內未能攻賊而外反憂虜之攻我則愚未敢論有餘不足之所在也吾意古之善用兵者不然古良將破賊有以急攻者有先急而後緩者有先緩而後急者有攻而反以不攻有不攻而反以攻之者有受降而以降之有不受降而反以降之者以急攻之者李愬是也雪行七十里乘夜以入而蔡州平以緩攻者慕容恪是也愛惜士卒須時日以取之而廣固破先急而後緩者朱儁是也破其外城忽併兵撤圍俟賊出乃擊而韓忠禽先緩而後急者司馬懿是也先縱樵牧乃復晝夜合圍以攻之而公孫淵死攻而反以不攻者耿弇是也盛修攻具以誘之卒以野戰勝敵而張步降不攻而反以攻之者郭威是也按兵不戰俟其食盡然後進衝梯以攻之而李守貞滅受降而以降之者高仁厚是也謀來不殺因遣歸招降而阡能誅不受降而以降之者寇恂是也賊將迎謁就軍前斬之且令固守而高峻下此八人者急亦勝緩亦勝先緩後急亦勝先急後緩亦

勝攻亦勝不攻亦勝受降亦勝不受降亦勝方畧相  
反而成功畧等何也則以我制有餘不足之勢而勢  
從之者也夫論軍食則司馬懿一月之糧比今爲寡  
論外援則李守貞三叛之助比今爲多論兵力則朱  
儁耿弇數千之衆比今爲少論賊勢則段龕吳元濟  
比今爲劇論將權則寇恂高仁厚比今爲輕論天下  
大勢則彼當分裂搶攘之餘與夫叔季陵夷之後而  
我乃值海內之全盛仗 天子之威福集滿庭之羣  
策簡九鎮之精銳古人操數不足之勢而反以有餘  
今人處數有餘之勢而反以不足意者其有遺策耶  
請循其始賊之初起揭各邊通行之例指爲激變欲  
以動搖九塞而躬首難以爲倡始一呼而鄰鎮無有  
應者而賊始窮矣則又出兵攻左右衛圍平虜徇各  
城堡不下者自謂自河以西可斷而有我兵渡河賊  
僅守一城而賊又窮矣賊以我財勾虜以虜自衛賊  
爲虜導虜爲賊援可以併力一嚮及虜入而縱兵大  
掠滿意而去賊自賊虜自虜而賊又窮矣大約使賊  
外憂攻內憂應則我之利也使我內憂賊外憂虜則  
賊之利也入而誅重賄於賊出而邀重賞於我持兩  
端操兩權則虜之利也虜所掠賊所賄我所賞皆吾

財也死於賊死於虜死於攻賊攻虜皆吾人也於我無不爲害於虜無不爲利賊於虜猶隸農也不能享爲人而已循我討賊之策始終有三始而離之已而降之已而攻之賊未始不可離而離之乃益合未嘗不可降而降之乃益侮未嘗不可攻而攻之乃益堅凡人情同利同害則難間也俟其自爲利害而後說得人焉間之用微間之跡晦受逞而不知乃可以得志今謀始起黨始合而遽曰使彼圖此使此圖彼三尺童子皆知其爲間此所謂施之有鳥之處而駭鳥者也故曰我欲離之而益合也賊之初起奉其部卒以身下之彼猶懼事不成禍有所歸我亦陽信之而無盡暴其情異日彼於可死可生之間而求生地則事必有變而吾可藉之以行其權業已名之爲賊彼無生理我無受理而始曰招安則是賊明以愚我而我自愚也故曰我欲降之而益侮也自古破名都大城必藉已勝之威以氣奪之不則有必勝之策以計取之不則有必不敗之策以久持之今三者無一焉而驅士卒冒鋒鏑蟻附而攻堅城死傷蔽野士氣阻喪賊旣得計其黨益合城中望王師者撫襟拭淚而無所復冀故曰我欲攻之而益堅也大抵今日之患

用離間之術則太早用招降之術則太晚始之應變則太緩後之攻城則太急但務多將不務選將但務必進不務必勝但務調兵不務養兵但務增餉不務護餉在軍士則輕進輕退在將吏則一彼一此論賊勢則忽易忽難報虜情則倏來倏去聽朝議則乍佞乍賢奉 詔令則且行且止問將權則隨重隨輕行賞罰則忽予忽奪嗟乎此寧可令古人見乎頃者決大壩以灌之而賊勢稍蹙矣法曰以火助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不得已而用之未爲非策顧 國家二百年雄鎮三十萬生靈以與此五賊者爲殉以是而

成功不忍言也以是而猶不成功不忍言也執前八君子之事以律今日之事未必合也據今日之勢而八君子之術可參用也夫賊之計五而已不戰則守不守則走不走則降不降則死今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安坐而待死計必走虜而其下非世所指名者計必降當其將降將走各操其意必且內猜而相圖譬之同舟遇風則自相救援及船失墮水二人而遇一壺則爭而相擠者前懼於同死而後利於獨生也乘必歿之會而微示之以可死可不死以待其自爲計可以離之使貳可以招之使降可以粹入之而使

下利鈍有期成敗有機前之難而後之易者前當其懼同死而後當其利獨生也自古叛逆戰則勝敗未分守則死亡立見今但以我策之得否爲賊命之短長爲今日計者惟在守強勢用全策而慎防其不然其最急防虜入其次防賊出其次在士卒不用命其次在將吏不同心比者虜入而我邀擊之亦旣挫其鋒矣虜陽有所忿陰有所利勢未必不復來虜卽來不能越水與賊合賊不能出粟餉虜我堅壁列陣而勿與戰可饑而走也乘勝而撫之則易爲德且撫且不撫伺間而奮擊之可大勝也必欲害賊無寧利虜利之不可得則因其瑕釁而忍之若不能利不能害虜勢盛而賊勢乘之事之不必然者一也我以水環城以兵環水備多而易分期久而易懈賊千人同心以爭一旦之命勢必不獨死我非但防賊兼亦防水我可以壅水爲我用賊亦可以決水爲賊用獸窮而鬪爲害猶淺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事之不必然者二也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平居無事時有譟呼死亡在前寧無反側兼以操之太急役之不均將旣各私其軍人亦各私其命賞之則驕法之則怨呼之則不爲使不爲使者爲亂之漸也事之不必然者三



也師克在和善均從衆今師無成命人有成心功欲已出而尚恐分於人害欲已免而不顧移於國顰笑各異號令不齊見不同而生愛憎心不同而生乖阻賊以救死欲圖生則謀深而黨合我以邀功兼避罪則心二而權分相州之潰可爲炯戒事之不必然者四也夫惟杜意外之變而後可以保意內之勝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全必然之利急攻可以爲愬緩攻可以爲威先急後緩可爲儻先緩後急可爲懿攻而不攻可爲弁不攻而攻可爲恪受而降之可爲仁厚殺而降之可爲恂故曰據今日之勢而八君子之術可參用也而愚尤有說焉兵不厭權法不離正無權則不足定亂無法則復生亂自寧夏兵變以來而陳州遵化之卒相繼鼓譟今蜀中又見告矣大畧以犒賞稍定法非盡行也夫虜去則議戰來則議賞軍餉無事則議減有事則議增是謂招虜使來買軍使叛寧夏卽平憂未歇也夫唯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收必然之利亦惟伸必然之法而後可以杜不必然之變使無變可定無賊可破其功乃更出定變破賊之上若區區較難易於攻守抑又未矣

問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邊與海等耳制禦之

術同歟否歟倭患莫如嘉靖中其所蹂躪至慘矣以今計之將復然歟否歟倭破朝鮮其氣甚惡一時議臣認認然持籌而計有欲調客兵者有欲募民兵者有欲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者有欲集我舟師禦之海上者其說孰爲得歟夫以叢爾島夷事在境外而我廩廩自擾非所以爲名也朝鮮旣破賊不卽歸其意叵測而我晏然不爲備非所以爲實也茲欲酌於名實之間求之情形之表使無事亦無擾有事卽有備則何策而可諸士其各以意言之顧籌策足採否耳

文之工不工勿論也

執事以備倭策諸生愚未覩其形何知其情請對以臆按關白本以人奴戕其主而竊其國以詐役屬六十六州之君長爲封豕長蛇吞食朝鮮剪焉傾覆越在草莽以赴告於我一時廷臣以爲倭破朝鮮勢必內犯有形矣而又或謂未見寇先自擾無爲也愚竊以凡所傳倭形皆未必實吾所疑者其情耳夫以窮海島夷一旦益之以一國金帛子女惟所取其欲有不饜者乎不焚不掠久留而不歸意何爲乎駕長風破巨浪不血刃而下人數十城此其兵力有不

足者乎平壤去義州數舍而按兵不進啗以甘詞意何爲乎彼攻朝鮮而我以兵撓之有不忿者乎無損於賊而我偏師不返有不輕我者乎且忿且輕而漠然不報我爲是愛我而弗攻乎凡倭常情常態皆無足畏欲已盈而不歸兵有餘而不進且忿且輕而不卽入則非常情常態不可測也夫倭猶鬼域也未覩其形未測其所向而惟擾奔驚是自疲也雖然與虎狼爲隣俟其搏人而始備之則晚也吾非以一島夷遂足爲中國難也顧天下承平久武備弛一旦有風塵之警猝未有以應民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則別去而爲盜賊兼之民室九空軍需百出催科轉急流亡轉多天下嗷嗷易爲亂始中國所備豈必在倭故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備不爲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兼以無所不備則全策也蓋倭與虜異今之倭與昔異禦倭於北與禦倭於南又異虜騎倭步虜聚倭散虜衆於倭倭慘於虜虜疾勝倭倭狡勝虜虜驟入驟出時入倭入旣難出亦不易非聚而熾之則坐而須其蹂躪耳故曰倭與虜異也昔之倭不過部落今之倭乃其酋長昔之倭乘風以入而奸民爲之役今之倭成師以出而奸

民爲之主奸民爲役其欲淺奸民爲主其謀深昔之備倭以衆擊寡今之備倭以寡當衆故曰今之倭與昔異也。在南則川澤沮洳爲賊三窟且隱且出倏忽無常賊利在盤據我利在攻在北則平原曠野一望千里內無勾引之奸外無伏匿之地賊利在速戰我利在守。在南則原野富饒餘糧棲畝縱復嬰地自守彼亦遊食自如守者反饑掠者反飽法當先戰而後守。在北則地多斥鹵野無益藏我能自堅彼將立困攻者常勞守者自逸法當先守而後戰故曰備倭於南與備倭於北異也。一時蓋臣謀士持籌借箸議調兵議募兵議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議集我舟師禦之海上亦庶幾羣策畢舉矣。顧未見事而調兵兵至無所事而罷則是示天下擾也。行者苦暴露居者虞侵奪屯久則斧斨易缺事苦則庚癸易呼愚以爲與其調客兵不如增主兵有事而調兵策應則可先事而調兵戍守非也未事而募兵少募兵而特遣廷臣以出則是示天下輕也。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今日藉游民而軍異日驅市人而戰愚以爲與其募新兵不如補舊伍能練則舊伍亦強不能練則新兵亦敝也。簡卒旅以破之海外以我之全加朝鮮之半此智

士所必乘也惟是少出師則不足以破倭多出師則無兵以禦虜卽有兵吾憂其將卽有將吾憂其餉卽有餉吾憂其戰卽戰吾憂其勝卽勝吾憂其繼以卒予敵一之爲甚矣愚以爲越境攻倭異於出邊搗虜搗虜巢於塞外易攻倭城於海外難也集舟師以禦之海上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亦守險者所必資也惟是沙舟習水未必習戰北兵習戰又不習水且以海岸數千里海口數百處竭吾力而造舟不盈千竭吾兵而防守不踰萬此如乘鳧飛鴈翔集沙際一處瑕而數千里皆虛矣愚以爲沿海以備倭猶之築墻以禦虜禦零竊之寇易禦大舉之寇難也夫倭之來不來未可知也吾不知倭之情而知我之情執事試觀今之談倭者有不色變者乎海濱大吏有不思釋負去者乎民有不思挈家走者乎廢閒將吏有不欲借以爲名而思起者乎調兵募兵吏胥有不緣以爲利者乎商船沙船有不疾首蹙額欲逃避者乎今講求一年 詔旨數下而各地方守備亦曾有一可恃無恐者乎亦有舉事而百姓不知擾者乎驟而聞之則急倏而不聞則緩更數日而又聞則又急更數日而又不聞則又緩急則謂倭必來緩則謂不必來意其

來卽若有倭見不卽來則若無倭夫倭何足畏吾備  
倭之情如此乃可畏耳言戰者多戰者少言守者多  
守者少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  
有如言戰而戰言守而守則竅言止而武備飭矣業  
已有事方始問兵業已集兵方始問餉始可爲而以  
爲不必繼欲爲而業已無及有如用兵而兵具用餉  
而餉具則籌策預而應變速矣賊旣以聲動我我復  
操響以傳之相驚以強相諉以弱有如用五間以測  
其嚮操九變以逆其來則虛詐窮而民志堅矣下執  
形以罔上上復執影以覆之相應以文相欺以詐有  
如邊將以兵力強弱爲賞罰邊吏以守備修否爲殿  
最則激勸明而軍實修矣旁觀者易而言之主計者  
易而聽之言事者以議出已而行任事者以議不出  
已而止有如言必責事事必責功小過小疑勿易法  
大利大害勿徇人則令一而視聽不惑矣任事者旣  
非始議之人當難者又非初事之人問之去者已非  
見任之官問之任者又無首事之罪有如事必考成  
議慎謀始用兵與養兵者共功罪修城與乘城者同  
誅賞則法具而規避不生矣人有必死之心而後可  
以戰有可生之路而後可以守凡城以衝僻堅瑕爲

差有如以某人守某城以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凡城皆可計日望救以免則經畧定而臨事不惟怯矣人必有利當其前而後有爲有害持其後而後不得不爲凡守以寇至久近爲差有如守三日當小捷五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望風棄城者殺無赦則功罪明而臨敵不蓄縮矣凡事必務有益而去其擾必務有實而隱其名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城垣飭車騎練土著積軍食可以備倭而不獨爲倭設也卽倭不來而吾城垣亦修車騎亦飾土著亦練軍食亦積也寇未至以必備爲主寇旣至以必守爲主郡與邑相援海與陸相接戰與守相權南與北相用而根本之計則莫若倣漢人扶風馮翊之制建河間保定永平以爲三輔三輔皆宿屯重兵取衛所尺藉倍廣其額汰老弱補精銳以一偏將將之取民間驍銳爲民兵以農隙講武事無農事願長爲兵者聽以郡佐將之兵主戰陣民主城守兩軍相爲表裏而總其事於備兵使者可以衛京師可以爲沿海聲援可以收狹少亡賴爲我用可以鎮服邊兵驕悍而使之不起其最要則莫如積餉積餉莫如暫留一二歲京運令民以本色輸官而貯之倉其次

莫如今民輸粟三輔得拜爵免罪三輔皆有額至數十萬而止趙充國欲積粟三百萬斛以破羌鄧艾積粟三千萬斛以謀吳意正如此總而計之其利有八民以粟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輸一而費三及至有事又從內帑發金錢召買則何不令民以粟爲賦官以賦爲餉是國與民兩便也中原夷曠無名山大川一有緩急民必望名城以爲歸旣可以實積貯亦可以食流移避亂者使勿走死而生變計是都與鄙兩利也當無事時兵自食自食而一有事則食卽爲兵待哺之民授之以刃數萬之衆可立而具是食與兵兩足也人情非甚急不肯收保自爲煩擾及其急則寧棄以資敵今以計括民間有餘之粟貯官廩無事不稱厲有事易收歛是堅壁與清野兩益也天下有事調兵策應度道路遠近出粟以餉之兵不憂裹糧餉不煩飛輓是主兵與客餉兩充也嘉靖中設四都御史環京師未幾復罷又募兵督餉使者四出今此制一定一旦有急兵可三日達京師而儲待亦無不給是備倭與制虜兩宜也比歲不登民食半菽天子發帑金以賑之此制一定可賑可蠲可借以予民可予民而豐歲復收之是備兵與



備荒兩當也邊徼僻遠一遇歲侵計無復之今積貯  
既豐永平可以餉遼左保定可以餉雲中是重內與  
安邊兩得也所謂備不爲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  
兼可以無所不備者意在斯乎蓋自古禍亂之興或  
以不備亂而亂或以備亂而亂從備生擾從擾生困  
從困生怨從怨生亂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天  
下大患不在夷狄第使元氣不傷雖有外症何損止  
須靜以鎮之整暇以圖之求實心任事之臣而以必  
有益必無擾程其功效耳夫倭也即使與我互勝互  
負互利互鈍以兵相弊我故勝之即使與我無勝無  
負無利無鈍以糧相弊我故勝之我何所不得乃至  
凜凜畏一島夷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七

馮琢庵先生誌狀卷五十八

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馮公墓誌銘

萬曆壬寅 月 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乞歸  
至十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爲請不報癸卯三月  
初三日公薨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計聞  
哀焉爲加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  
歸以某年 月 日葬于某阡先是公將薨呼其同  
里吉士公君鶴而屬之曰子爲我狀誌墓必太倉王  
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月有寄公手書數行與余訣

者則屬續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事業滿天下何待  
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耄不文其忍辭馮之先本  
臨朐人徙實遼左公曾祖憲副公某始復而土憲副  
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公祖爲行人公惟重早卒行  
人公子叅政公子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也公母  
宋夫人姪公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戶自  
名韓琦遂以名公公幼穎絕人而嗜學甚苦常翳燈  
帷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丁  
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己卯授  
翰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授中貴  
人書壬午冊封代藩時叅政公備兵雲中公頒冊竟  
服上使衣拜舞庭下人皆榮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  
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  
會典成陞侍講賜銀幣掌文臣誥勅以爾雅擅一時  
戊子主考湖廣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  
河余文恪公私計謂講臣與上日隔徒屑屑守訓詁  
無爲也稍証引古今政治得失冀有所感動陞右春  
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公兩主試事繙校無所避  
兩解首得之廢卷中皆海內名士所發策具官府大  
計剴至而有深憂讀者始以王佐期公壬辰主武舉

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參政公以盈滿爲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省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參政公側洗腆上壽卽有司于旄及門不數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不許予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資次推公假又滿適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陞禮部右侍郎而參政公病戒不以聞于公比公聞疾且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參政公于牀下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常謂人生平榮遇偶爾惟是三日足當百年追惟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巳亥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材爲已任太宰李公折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槩不復省畫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于壁以次推補卽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杜焉辛丑草計吏條教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欸無槩署跣弛者爲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躋之旋主考會試時公初罷計憊甚然卷必竟閱詭衰者不得參文體爲之一變無

何文選郎中以推欽降官觸上怒公爲太宰具謝罪  
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報可十年以來  
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已是時稅  
使橫甚頗侵黜陟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允貞公疏  
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家薦  
布政使陳性學可巡撫公力言其不可乃已李鳳請  
爲參隨官入貲加銜公爲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  
倚公而振是秋三品考滿贈封蔭子如制進右侍郎  
協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冊立詔下而公拜禮  
部尚書先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密

贊宮庭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士大夫咸欣  
欣慶其遭焉迫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禮爲  
重不可與爭時公弟戶部君瑗已輦遼餉四萬出都  
矣卽追還給司設而冊立行踰月 皇太子冠上慈  
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  
封三代皆尚書學士而公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  
薨於官計公在禮部無幾何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  
疏皆手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頻仍請急罷鑛稅撤  
中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易其中尤無良者  
語皆絕痛又請廣厲學官嚴禁異說列十五款以正

士趨修同姓諸王表月朔揭某府某爵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徵請者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甲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公執謂此濫端不可啟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借如此壬寅歲暮猶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弭救之策凡數千言病且歿命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于尸諫卽奄忽中與寮友昆絕語惟報國之爲惓惓焉竟以是歿矣悲夫

至世爲主不喜爲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

二辛壬間有議開五臺鑛稅濟邊者公遺書彼中撫臣云鑛利甚細而開釁巨釁必自內啟後數年鑛使果大擾寧夏亂卒訐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決河水苟善用間賊黨行自潰後果如公言他策東倭之不果就封楊酋之必以兵克皆驗而至其論虜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戰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遁論將士功不可更苛求其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賈誼而溫達如陸贄而約望如蘇軾而巽深語欲涕微言可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百雖造膝

未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蓋臣良宰必有取以爲法者見朝士好諍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猜矣安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衷之其私嫌則密爲譬解苦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有黨而公獨以中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密規余過退而無後言卽泰交疏小酬羣心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爲朋友補過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而後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一分卽有一分之益爲一事卽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爲知言公內行純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教

兼疾革時曰吾不沒于婦人之手屬珂啟手足焉惠施宗黨斥俸之半置義田義學爲立族約諾葛太史妻子之托所以恤嫠教孤無遺力爲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喜獎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密爲營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饑爲出粟里中賴存活者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此于公爲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末負朝望甚

蚤遇主知甚深然甚蚤則才太盡甚深則語太盡究  
公所以有聽有阻隼神敝形而中道夭者倘謂是也  
或曰公器局膽智大約如韓公而文采過之以過之  
故年位稍不及嗚呼人耶天耶吾以慨世焉公文集  
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以情真爲宗次傳聲調長篇  
感激沉壯類老杜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絕不如近時  
名家以浮音亢節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濟類  
編兩朝大政記唐詩類韻藏于家公諱琦字用韞生  
于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姜嵐女封夫

人男三長士杰聘南京刑部侍郎王公基男庠生世  
鶴女次士楷聘兵部武選司郎中高公桂女皆以公  
陰爲國子生又次士桀聘吏科都給事中鍾公羽正  
女側出女一字右府經歷石公恂男 夫人姜氏

出銘曰

顛顛馮公六德純備耦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陞不親  
如隔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圓物情求多人惡其上  
遇公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構鬪身爲鼎鑄七調其間  
化爲和羨此徑彼塗弗避弗就中衢而趨萬術來奏  
裏誠秉忠志在贊翊乞司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



不汲自泉終畜其膏未沛垓埏福惟皇明瘁乃邦國  
于公可輕委命盡職旂旄來歸賁此壤塋寃鬼不化  
顧瞻帝京曰惟主恩未報以死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國史玉牒  
總裁 予告 再賜存問年家太原王錫爵謨

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琢庵馮公行狀

公諱琦字用韞其先自臨朐徙實遼左至公曾祖憲  
副公復自遼左歸臨朐憲副公諱裕正德戊辰進士  
生四子皆舉制科有文名仲子諱惟重嘉靖戊戌進  
士官行人以出使卒是爲公祖行人公生一子諱子  
履隆慶戊辰進士官河南叅政爲藩臬名臣是爲公  
父公未育時祖母蔣夫人夢偉丈夫朱衣當戶問其  
名曰我韓琦也母宋夫人夢有光如日入其室旬月  
而生公公生而壯偉穎慧絕人授書日記千言十歲

能文章嗜學晝夜不輟父母以勞禁之乃懸帳翳燭  
默誦達曙十六補郡諸生余司馬立督學試爲山東  
士第一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時  
同選者二十八人公齒最後江陵張公嚴峻少所許  
可公每進揖目河中張公曰幼而碩者國器也已卯  
授編修用 大慶恩受封勅辛巳直史館纂修 大  
明會典 上方加意文翰 內出詞臣撰次耦語詩  
餘日以千數公取急立就無一不稱 旨尋授中貴  
人書訓以禮法中貴人奉之惟謹壬午 冊封 代  
藩代直雲中地參藩公備兵雲中公甫卅未數歲以

金馬近臣持節爲王國上介觀者塞塗呼曰 天使  
吾郎君也 代王及文武大僚雅重公享有加禮公  
一無所受癸未滿三年考充 經筵展書官丙戌同  
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直 起居注丁亥 大明  
會典成陞侍講 賜金幣掌文官 誥勅訓辭典雅  
受 命者以公當制爲幸戊子主考湖廣得雋獨多  
試士數千卷繙校無遺拔落卷吳君化首解額果全  
楚名士程錄盡出公手其文以意爲主通達無詰屈  
精覈切事情錄行海內誦習文體爲之一變已丑充  
經筵講官尋補 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約曰

前代經筵以資獻替今日講取訓釋耳 上久不御講講臣安所關其中當稍引古治亂證時政得失此古人諷諫意也今集中通鑑分解規戒措注皆有用之文成一家言是歲陞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所得士及程錄一如楚中時邊費不足有議開五臺鑛稅以濟用者公寓書雲中撫臣云五臺歲議鑛稅千二百何濟緩急無論聚衆啟爭異日 朝廷聞而厚求中貴慕而營使禍且安窮數年後鑛事遂大起壬辰陞左庶子值寧夏亂卒戕撫臣脅虜拒守久不下倭入朝鮮迫遼左 朝廷旰食公居常念世受

恩厚仕十餘歲坐致華貫無所益今國有急思得馳驅自効時參藩公方爲易州兵使臺臣薦其材宜在行間參藩公謂公內外臣圖報亦均吾邊吏也戎乃其職吾宣力疆場爾顯精論思分誼庶幾各盡會事寧皆不果先是征西諸將葉大司馬李將軍夙知公有文武材每進戰輒馳騎問方畧公策首用間無數攻城無輕決河水恐肉薄多殺士卒川壅猝難自保以雄鎮百萬生靈易數賊命非完計是秋公主武舉會試以東西事發策備陳利害放榜寧夏平前後言皆奇中癸巳二月大計京朝官時論稱允而考功

郎旋削籍去言者力爭至引左庶子馮某謂二百年無此考察以為重 東宮未建 上下三王並封議公奏記太倉王公曰是必不可王公亟上章已之亦稱得馮某書云然其為時所推如此無何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參藩公自河南入賀公日夕侍參藩公顧衣帶曰物忌太盛父子而一時共此豈涼德所堪即日章致仕公隨請覲省 上錫以文綺給道里費乘傳去旌麾金紫項背相望都人以為榮公既歸奉二尊人懽甚晨昏上食視寢無間寒暑參藩公晚年豪於酒巾車四馬逍遙郊墅間公

入則佐觥籌出則鞚引導從娛戲色笑比于嬰孺或時休沐去左右則必問誰侍翁得無不適自官府及戚里酬應一切謝絕人罕覩其面曰某以仕官早離膝下幸 主恩許侍居一日則侍吾親一日他非所知也假滿以親老移病再告不許予寬假半歲會廷推閣臣公資未及且家居當選者以公重望遂越次列公名假滿將復請參藩公曰豈可以我故數孤上命輔臣奏修 國朝正史起公為副總裁不得已就道乙未陞禮部右侍郎時倭報紛紜大司馬石公主封貢公曰倭跳梁海外安所需吾封阻之不能

得丙申 乾清宮火公從禮部上疏修省又約日講諸臣別疏同上夏叅藩公病戒家人勿使公知比公聞已疾革矣叩 闕三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母 上悉報可賜金給驛如前封叅藩公如其官母爲淑人公拜表宵馳京師至齊門千二百里沿途置騎道左銜尾而易不解衣四晝夜抵舍致 恩命榻前泣不能止叅藩公笑曰子若是此不足翁所耶爲公強舉一七箸又三日乃卒公毀頓欲絕者數四喪制務遵禮法而儀物之豐哀戚之至四方來觀者謂全齊從所未有三年杖而後起戊戌除服 廷臣再

推入 內閣不果公雖家居見 朝政士論有不便者輒憂形于色時中使四出百姓嗷嗷庶僚比見斥逐縉紳之勢愈輕而士大夫意見復多有同異公謂羣臣自相猜阻何由見信于上不信則不任不任則權且旁竇移書 朝士必以至公血誠息爭絕疑共濟 國事爲主其有以已意水火者皆極力譬解聞者亦自爲融釋楊酋事初議勦旋更議勘數年無成畫公以賊旅拒 命法宜必討第厚集兵威迫而間之賊將自殲時多主勘者而酋畔與益甚後卒用大兵而後平自庚寅河西創後談虜者爭言罷款公謂

不量力而驟絕虜勝筭安在九邊無所不備奚恃而無虞且我曷不問內修而亟挑釁乎所與邊鎮督撫書權關右宣大緩急不失銖兩數年邊事以羈縻少息無能易公言者王師救朝鮮或謂我不當代受兵公曰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也我于朝鮮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豈可使折而入倭以爲倭用經畧邢司馬公將濟師異議者持之急公致書邢公曰今日事如唐討淮蔡惟天子與裴晉公斷之故能底績耳若如老兵費財之說捷于何有及倭遯去異議者猶不已公謂釜穴旣空屬國完復此何可謂非功諸臣

久羈異域轉戰數千里卽有所亡失詎可謂罪天下皆以公言爲平公辨析諸專具見全集書敘中文多不載已亥以原官充 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誓墓而行曰非報國無以寧吾親也時公浸向用天下想聞其風采故事翰林佐銓者多優游不與事公曰惟才濟世惟宰任才 天子不以臣不肖俾貳均統豈敢以尸祿卒歲太宰李公于公爲父執尤愛重公虛已以聽之故事須公屬草諸司章奏悉付公裁正公知無不爲入省則詮敘品流研審其賢不肖出則延士大夫咨吏治察民隱劑量人地之宜而上

下其任一時官無失職人無滯才天下莫不喜公之得盡其用亦莫不多李公之能推心于公也往時銓司遷轉論俸而資望或相兼淹速不能無疑且嗜進者易懷徼幸公申議于部疏爲定格月朔則以一月之內俸最深者揭書壁間次第題補不盡則開入下月之首其以地之遠近才之繁簡有所低昂者總于本月應陞員數斟酌卽有欲行其私厚營求者勢不可得銓路稱平山西稅監孫朝誣奏撫臣魏公允貞下部院叅看公具疏魏公清正於天下撫臣無兩願以百口保之上置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

案薦布政陳性學爲巡撫公力言中使不可侵黜陟權事得已故納粟入監及吏人請假者例出金若干爲部費積金千餘公曰此無名錢不可蓄白宰公罷之而以其餘請修考功官署後言者指爲部僚私橐而不知其有前奏公用都給事中王公德完上疏下詔獄公憂之至廢寢食疏救不省及王公被杖去公爲延醫護出疆視其無恙乃已辛丑計吏條奏約教一出于公比往例倍爲詳審舊制外考當左降者悉署不及公以不及者謂其才力劣耳若輕佻周章豈盡無才者今以有餘爲不足非裁抑成就之意乞

如京察增浮躁一款從之饒州通判沈榜以墨轉王官緣稅璫保留舊任公謀于太宰大計後特疏榜罪上立命削籍廣東稅使李鳳乞爲叅隨官入貲加秩事下戶部公移書大司徒陳公力止得罷旋主考會試衡藝必以典正不悖經訓爲準制額三百人卷皆親閱詭異者悉置不錄所取號爲得人既復慮士習浮侈乃於肅官常疏中備言士慎始進而近日奢靡相高實長貪競乞嚴加約束于是士稍慕爲澹泊浸浸有崇雅之風文選郎中以推 欽降官忤 旨陳狀公爲太宰具疏請罪且言選司之難乞令郎中

落職供事

上褒嘉允行嘉靖中總督尚書張經以

讒死事久無爲言者公疏白其寃與卹典山西布政麻溶有清操卒官請贈太僕卿公勤勞職業畧無停畧而遇事必言或非本部職掌事有關係者卽闔門草奏反覆論列不憚煩聒佐政僅二年請建 儲止礦稅之疏無慮數十又善以微辭納約言必中窾上諭戶部有君臣一體語卽具疏爲羣臣引咎以動上意稅使陳奉激變楚民罷還卽請釋奉所誣逮諸臣罪中行秩滿及行取官有先授職者隨乞并下散館及臺諫之 命兵部職方司官合署被黜主事



朱君化孚以奉差特免因備列十九年後各部司屬未承行而併罷者宜加甄敘其因事納忠皆此類上或聽或不聽而誠悃所發毫無隱情孜孜焉惟恐不及盡言爲媿疏辭剴而暢類蘇氏父子而加婉每一疏出都人相競傳錄滿三品考贈封如制廕一子入胄監復推入內閣不果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疏辭不許時將舉東宮典禮特簡公爲宗伯中外相慶得人公入部三日具上儀注行禮有期忽司設傳經費不給當改卜公曰此萬世計豈容旋踵柰何以

一時費稽大典度支卽匱極他處萬萬可緩必移以佐此時公弟戶部君瑗輦遼餉四萬出都矣馳檄追還給司設而禮成踰月皇太子冠上慈聖皇太后徽號明年春皇太子婚未半歲四舉大禮是時三殿未修朝儀曠廢掌故多闕公倉卒受命隨宜斟酌無一不稱上意輿情大服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學士誥詞備極褒美郊廟罷享者十餘年公以大典告成此可言之機疏謂皇上以大典之行歸德聖母躬薦徽號願以事聖母之心事天躬行郊祀詔以三殿未建禮儀不便躬親已

之三月 上體違豫公方以積瘁致病朝夕走問  
起居夜徬徨不寐日不再食如是者浹旬病日益進  
公不爲意也忽奉 旨停鑛稅雪寃獄錄廢臣及罷  
諸役之不便者 命下遠近歡呼越二日 上疾間  
有 詔仍舊公上言 聖體危而復安 聖德光而  
復晦布二三之令失億兆之心後有緩急 詔令將  
不可信黃河涸竭運道塞公言黃河亘古巨浸豈容  
竭澤今中使播惡幾遍海寓土崩瓦解所在見告天  
心仁愛災沴已多而復示以河竭諄諄懇不啻耳提  
皇上寧無動心願臣罷鑛稅撤中使以答 天意

已復陳救急易行之策謂陳奉一易全楚帖然今天  
下行事最酷爲怨太甚者不過四五人願 皇上召  
還民之所怨者以畀民之不怨者卽中使之中寬猛  
相代庶幾可救蒼生倒懸之半疏上皆不報公見士  
習異說以二氏之語亂經傳註幾廢疏請釐正 上  
嘉納之令部具條例乃酌爲十五款條 上悉下所  
司議行 宗藩日盛雖定有分限而格外請求者多  
公曰裁以義不若齊以法乃修同姓 諸王表親疎  
爵名遞次其等月朔據某府某爵應得之序立成大  
書榜之通衢毫髮不可踰越覬覦者自銷 秦王由

中尉入繼國統惟世子得襲親王餘子仍當如中尉制王以妃久無出乞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上下部議公曰庶長子今封郡爵他日嫡子生則庶長子爵如故一子業已可封諸子誰非可封者濫恩于何所底且秦藩旣得請諸藩以旁支繼者不少請者紛然而起靳之將何辭持不上久之王再疏請上復下部趣報公竟寢其事崇王爲世子請封繼妃已得俞旨俄復請封再繼者公執奏勿與上內批與之通政司使沈公子木奏復建文祀公曰是當言者覆請立建文廟于懿文太子廟側以時

享祭不果行時公病愈深累疏乞休再乞補左右侍郎上勉留不允元輔諸公密疏稱公爲聖世寶臣宜許暫歸就醫以待他日大用亦不許公念上眷厚非旦夕可去且無二卿不宜久弛部務力疾出廳事司屬闕白裁決如常舊禮曹歲終類奏災異止應故實公以今年災變特甚上弭災疏疊疊千言見者不謂其病也福王婚禮擇吉上命中使召公匍匐入長安門顛仆不前儀制郎中捧勅出扶掖以歸除前數日猶執筆理簿書務完一歲事癸卯元旦晨起衣冠拜行廟壽太夫人成禮又二日匍入

視之則聲咯咯在喉間病不可爲矣就與語絕無黯慘可憐之色且見太夫人憂甚故爲寬容時命進食食不入則匿其餘告太夫人曰兒小愈今食倍他日也至是乞歸疏凡十五上元輔諸公又爲代請者二卒不報清明前五日處置後事書遺囑井井無一剩語二月晦鷲見其委頓執手泣失聲公曰無爲怛化命數已定所關者大縱費心力何能爲也問其所欲言俯首稱老母二字卽止已謂諸弟曰吾且死第報國之心不能萬分一日前有疏未就願附古人尸諫之誼可補綴上之三月二日漏下二鼓公延康侍

御及鷲并門下士數人入臥內尚儼然正冠徐曰與諸君作別已而屈身向前以手招鷲曰行狀在子又曰啟予手啟予足乃拱而稱謝衆出令侍者執筆書碑誌諸文曰乞言某公某公書完猶有所改易雞初鳴問左右疏上否對曰已上遂命盥沐顧諸弟曰可矣吾不死于婦人之手弟當爲吾更衣衣竟移榻就中堂方至而歿越數日榻後得詩草曰浩渺天風駕海濤三千度索醉仙桃翩翩一鶴青冥去已隔紅塵萬仞高蓋絕筆也嗚呼異哉公天姿傑邁詞采英發可以雄視一世而接賓客當事任和易周慎常若不

及孝友篤至而不爲曲徇姑息之愛撫弟珂如少子教之如嚴師惟恐拂其意又慮不達其材其家居詩鵲鴿諸篇大抵惓惓友于所爲作也錄蔭意在弟曰與吾子不若與吾父之子弟不受遲久始定尤重雍睦喜施與慕義若饑渴宗黨婚葬不克舉者則曰于我乎給自禮部侍郎歸積俸不滿三百金以其半置義田義學而訓族之子弟立爲約戒以垂永久授業師張先生謁選入京道侮緹帥緹帥令邏者以旁事誣引欲置之死公以室居先生身爲先生營救誓以官贖先生事卒得白楊民部文裕亦公在固安時所

授業歿而無子托邑令厚恤其喪爲之立嗣余司馬故粵西人其少子兄弟不相容出居孝感致書孝感令延師而教之爲寄束修費故相高公拱與公從祖光祿公有隙柄銓日格叅藩公選取高卹典久罷子務觀疏請下禮部公以高有籌邊功覆給卹典且與贈謚葛太史曦臨沒托公以其子出橐中付公藏公外爲治喪令姜夫人內伴其配任氏調護無餘力求給諫楊君士鴻女妻其孤後任氏亦卒而太史兄尚寶公適辭官歸里乃還之橐共謀所以教孤者歲必問其何業至今未已童子時塾師二人居里中已老

則月出錢米給饗殮以養故交一日之懽靡有不報  
不于其身則于其子孫尤喜獎藉後進士出其門以  
文名者甚多料事深遠能言人所不能言忠于人謀  
而不肯居德邑令吳君宗堯爲稅使所中逮繫連及  
郡守丞以下齊人洵洵公時家居約闔郡士民保持  
令至濟上齎書都中親密爲之營救後令卒得全郡  
守臣不至重譴公與有力人無知者甲午齊大饑出  
粟臨朐益都二邑間全活數十百人性澹泊無所好  
而獨喜佳山水東方之勝足跡皆遍素不嗜酒晏會  
未嘗卜夜至與之論風雅辨古今沛然如萬斛之泉

終日霏霏不絕談諧戲笑皆成文章平居不問家人  
生產漫然若無意世故者及臨大事持正議則凜不  
可犯在禮部一切貴寵陳請無絲毫假借中使以監  
造乞易關防公執勿給 上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後  
又有乞者復然至以 上怒動公亦不移也公于學  
無所不窺而以實用爲主常曰性命淵微與矣未易  
測名物象數耳目未易該博古期于可行窮理要在  
致用故其文章關于世務者爲多每謂歷代文學  
之臣必有以議論爲功業者如漢之董賈晁錯唐之  
魏玄成陸敬輿宋之歐王司馬其文皆專于經世而

有用與不用公之在我 朝當比于數子惜用而未盡其質長沙陸敬輿之儔乎公于治術尚名法主清議而不爲苛激嘗語所厚善今天下內外睽隔人材銷落論政當以體國奉公爲先別白是非爲後事君當以誠意感通爲先犯顏觸忤爲後若能隨分盡職殫竭心力寬一分則受一分之益爲一事卽有一事之功此可謂識救時之機得解紛之要者矣公幼喜爲詩其詩貴見情真而用意遠格雖師古法在獨造常與友人書曰有吟咏之詩有著作之詩如杜子美者所謂著作之詩也故其長篇諸什往往以用世之

志自見意蓋原本杜氏近體和雅不爲亢厲峭急之語今所存者猶爲未竟之業而卽其所造與模擬形似流連光景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以早達未及著書僅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政紀唐詩類韻藏于家文集 十卷尚多散佚後世必有傳之者公生于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月初三日春秋四十有六配姜氏累封夫人太醫院醫士嵐女男三長嗣子士杰聘南京刑部侍郎王公基男庠生世鶴女次士楷聘兵部武選司郎中高公桂女二子皆廕入國子次士渠聘吏科都給事中鍾

行狀 卷之六 三十一  
公羽正女俱側出女一字右府經歷石公恂男  
夫人姜氏出魯與公居同里生同庚閥閱相比世好  
相及而又與公少同筆研晚年通籍又出公門下公  
謂魯頗爲知己故屬纊之際以狀見托小子其曷敢  
辭然當公從仕之後魯方幽居一壑其立朝大節  
槩未有聞而辭之蕪陋又不足以闡揚德美掇拾彷彿  
十不得其二三若夫嘉銘貞石光賁九原則有大  
君子之鴻筆在矣

翰林院庶吉士同郡公魯謹狀





